

13

T5236 .03/4M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詩

文選

十三

卷三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贈答三

贈何劭王濟 五言 并序

傅長虞 善曰王隱晉書云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

洗馬後為司隸校尉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

郡公 向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

重之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尤親重之情猶

同生義則師友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

之釋良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善曰而友之臧榮

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銑曰俄頃也有頃二賢相得其歡咸亦慶之然武子亦遷侍中

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善曰漢書曰灌夫竇

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溯洄從之翰曰二

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繾綣猶親密也咸自言恨闇劣願與親密而官爵去遠從之末由禮

也集于蓼濟曰歷試謂歷職言心存目替善無

歷無功也家艱謂父母憂也

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

云辭也良曰替廢也心常在於何王而目不相見故申懷以贈二君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善曰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春秋

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

列宿赫赫大晉朝明明闡皇闡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闡公寔省之銑曰赫赫盛貌

謂晉朝之盛闡開闡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

飛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
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 翰

日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 **雙鸞游蘭渚二離揚**

清暉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
楚辭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

麗前挾光耀明 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
也 濟曰離之精為鸞鳳喻君子也蘭渚比中

書省揚謂揚舉清 **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善
風以生光暉也 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暉以
四張 良曰玉階丹

金璫綬惠文煌煌發令姿
惟皆天子之殿庭 善曰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

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
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 向曰璫

耳珠也惠文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

令善之 **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
姿容也 善曰賈逵國語註曰庶冀也廣雅

麟趾邈難追善曰希庶也司馬彪莊子註曰企望
也蔡邕表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剋茲毛詩曰

麟之趾振振公子 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
但親密之情是所希望豈不慕 **臨川靡芳餌何**

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 **為守空**善作 **坻**善曰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

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
任公為大釣搃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

下也漁者不爭坻 翰曰餌釣肉也坻河岸也
言釣者無餌守於空岸終非得魚言此以喻於

也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善曰槁葉自喻也
毛詩曰擗兮擗兮

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
將去女毛萇詩傳曰違離也 濟曰咸時出為

也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善曰槁葉自喻也
毛詩曰擗兮擗兮

冀州刺史將發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也 違君能無戀尸素當

言歸善曰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朴但有質

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

矣毛詩曰言旋言歸 良曰離君豈能無眷戀

但自恨尸祿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饑善曰劉

素餐當歸也 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華門圭

寶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毛萇曰言可以

樂道忘飢 向曰蓬華廬草菴也言 進則無云

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也 補退則恤其私 善曰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

論語曰退而省其私 濟曰云補 但願隆弘美

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 王度曰清爽 善曰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扶瑕

昌言曰警蹕清爽 良曰但願二子盛大美之

道為王之法度日 益清平夷平也 曰

益清平夷平也 曰

益清平夷平也 曰

益清平夷平也 曰

益清平夷平也 曰

益清平夷平也 曰

益清平夷平也 曰

荅傅咸 五言

郭泰機 善曰傅咸集曰河南南郭泰機寒

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沉淪

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

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

戲以荅其詩云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

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

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 銑

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 寒女雖妙巧不得

秉杼機善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

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得機天寒知運速况復

鴈南飛善曰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

雍而南遊濟曰言天寒日月衣工秉刀尺棄

我忽若遺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髑髏賦曰

樂棄我如遺良曰刀尺謂執政事人不取諸

身世事焉所希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已及物

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向曰言人况復

不能反身自求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

謂咸先食祿也曷何由知我
饑者刺咸不恕已及人也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善同向曰集云為顧彥

是婦答而云贈

悠悠君行邁善曰毛詩曰悠

獨行善曰山河安可發永路隔萬里京室多

妖冶粲粲都人子善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

別於男也濟曰瑩瑩孤也妖冶美貌粲粲衣

服鮮明貌都亦美雅步擢纖菁巧笑發皓齒佳

也人子士女也

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善曰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註曰擢引

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嫵以嫵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

也麗美也賈逵國語註曰紀猶錄也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足紀錄妻自謂也

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

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

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者也

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觀

善曰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

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為水

銑曰容色貴及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

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

善曰說文

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總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

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

三為粲賈逵曰粲亦美貌何曰忌畏晏晚也

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

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貌彼姝謂彼都美人也

灼灼盛貌懷春如春華之美

西城善雅舞揔章饒清彈

善曰陸機

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

在中崔豹古今註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

一黃發丹脣朱絃繞素腕

善曰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

即古之女樂

齊曰西城總章皆出伎樂

鳴

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良曰簧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上

彈故云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

繞也

哀響五臣作音入雲漢善曰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侔警若電

散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註曰幄帳

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錢於郊灑

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過行雲張湛曰二人薛

秦之善歌者向曰輕裾雙袂運轉微速猶電

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

也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

稀孔安國論語註曰稀少也希與稀通棄置比

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

辰星問此玄龍煥善曰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

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

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欸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

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眾姬即指西城

摠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向曰北辰星不移動喻已也玄龍喻時暮復何

美色言奔不移之心而問美豔之色時暮復何

言華落理必賤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

言自歎也言容華衰齊曰時暮謂老也復何

落於理當見賤也

荅兄機五言向曰機自吳王郎

陸士龍善曰十衡前為太子洗

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善曰機贈詩曰行矣

怨路長怒焉傷別促

鄭玄禮記註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

促會日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

至別則在近所銜思善作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會之時則長也

善曰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詩曰

念彼恭人興言出宿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念彼恭人興言出宿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

之言在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善曰言已心臨觴也

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註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

東峙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

梁銑曰南津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梁

皆無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善曰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

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

相能后帝不減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

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觀參

辰之相比也向曰鬼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

參辰之不相見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善曰

也商辰星也契闊成駢服故答云衡軌若殊

曰安得同攜手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皖彼牽牛

不以服箱濟曰衡軌也軌車後木也牽牛星

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

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

答張士然五言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答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

丘榛善曰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

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

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註曰叢木曰

榛翰曰激急也枉渚修路無窮迹并邑自相

循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百城

曰循從也銑曰修長窮極循順也

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

見君子也向曰百城郡也言風歡舊難假合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

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

善作髮鬚眼中人善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髮鬚以遙見魏文帝詩曰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善曰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

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辛苦良曰眷眷顧之將深也

荅盧諶四言并序

劉越石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掾

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

謙琨先辟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碑領幽州求為別駕謙賤詩與琨故有

此荅琨竟為匹碑所害也

琨頓首

五臣重有頓首二字

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

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

作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

猶愛弄也向曰思事則悲閱文則喜

歡然以喜

五臣無昔在少

壯未嘗檢括

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

老莊之齊物近嘉五臣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

從而生哀樂何五臣作所由而至善曰老莊老聃莊

莊子有齊物論滅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

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

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

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

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

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之謂也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

是非為一貫阮生阮籍也執性不以法俗自拘

言少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哀樂

不關自頃輒由張困於逆亂善曰輒張驚懼之

於心箴曰負乘覆餗姦寇國破家亡五臣作家親友

侏張輒與侏古字通

彫殘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干平陽

粲攻長安陷之下詩曰未輟爾駕塊然獨坐則

已隳茂門二族俱覆三孽並根

哀憤兩集此二句善置在負杖行吟則百憂俱

至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

謂哀其國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

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

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

得乎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

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

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

世之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以一九
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
夫才生於
世世實須才善曰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
和氏

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

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善曰淮南子曰隋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孫卿子曰和氏

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

共傳寶也良曰郢楚也隋隋侯也和璧明珠

雖出隋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隋楚此喻謀不

得獨留於琨處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善作然

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善作作也善

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銑曰聃老子名周

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

析始知彼虛妄也昔騷驥倚輶於吳阪鳴於良樂知

與不知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昔騷驥

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

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

輶而徘徊鄭玄考工記註曰輶輶也古今地名

曰寘零坂在吳城之比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

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

衡表曰飛兔騶良樂之所急也翰曰騷驥

古之良馬也良樂孫陽也昔人以騷馬駕鹽車

馬倚輶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天

下駿此喻琨不能知百里奚非字愚於虞而

謀而匹礪知之也百里奚非字愚於虞而

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善

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

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

聽與不聽耳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濟曰今君遇之謂謀

見用於匹禪也戒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令勉力無二心也

久廢則無次善曰鄭玄儀禮註曰屬綴也良序也想必欲其一反故稱證赤指送一篇適足以

彰來詩之益美耳現頓首頓首善曰稱旨稱其傳曰適抵適也久雖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向曰謀寄詩於現故亦思現一反報指

意也現故稱謀意報此一篇言巴詩鹵拙但足益明來詩之美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善曰言晉之遇災也周易爻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銑曰遘遇也在六謂乾卦第六畫辭云亢龍有悔喻天子運極

而有窮乾象棟傾坤儀舟覆善曰乾坤謂天地厄之災乾象棟傾坤儀舟覆左氏傳子產謂子

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翰曰棟屋也天覆如屋地橫厲紛紛羣妖

載如舟天地傾覆喻晉之崩亂橫厲紛紛羣妖競逐善曰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

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濟曰厲危也羣妖謂劉聰等為亂也

洪流華域善曰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濟曰神州華域皆帝鄉也洪流大水也喻

羣賊橫亂競相奔逐如大水燎彼黍離離彼稷火之漂焚而為患於其中國也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目善曰毛詩曰彼黍離

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曰相
曰是用痛心疾首也良曰離離長大貌育育
生長貌皇大也哀我大晉宗廟天地無心萬物
皆生黍稷故痛心在於目前也

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善曰無心謂無心愛
育萬物即不仁也同

塗謂皆為芻狗也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向
曰塗道淫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

亦無驗為福善者亦無徵歎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逆有全邑義

無完都英藻夏落毒卉冬敷善曰逆謂劉聰義
謂晉室英藻以喻

晉室毒卉以此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
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此讒佞也銑曰逆

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藻喻賢良也
毒卉喻亂賊也夏落謂賢者夭在冬敷謂寇賊

橫如彼龜玉韞櫝毀諸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
出於柙龜玉毀於櫝

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
銑曰韞藏也

也國寶在於天子以賢為匱芻狗之談其最得
里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

乎善曰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
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

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
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

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也彼文繡齋戒以將
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亦猶晉盛人

所貴及衰人所弃故咨余軟弱弗克負荷善
云此談最得其理

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
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濟曰咨嗟也自歎軟弱愆釁善作
仍彰

不能負荷家國之事使存與也

祭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音波協韻善
曰孔安國尚書

傳曰讐過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聲類曰播散也良曰愆過是瑕過重明也祭寵敷加謂為大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謂遭凶禍而遷播也忠殯

于國孝行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善曰范曄後漢書世

祖誠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

毛詩曰如山如河向曰言喪國斯豐善作之

深終莫能磨善曰毛詩曰白圭之玷尚

磨滅也郁穆舊姻婉新婚善曰臧榮緒晉書

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熾婉之求又曰靚爾新婚濟曰郁穆熾婉和美貌姻

親也舊姻謂與謀父舊相親也新婚與謀如兄弟也詩云熾婉新婚如兄如弟也不

其敗唯義是敦善無此裹糧攜弱匍匐星奔善

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良曰慮憂

敦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提攜未輟爾

駕已隳五臣我門二族借覆三孽並根善曰王

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來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

母年老不堪牽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

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劉聰劉曜劉粲

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註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向曰輟止

墮壞也爾之來駕未止亂賊已壞我家也二族謂琨謀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並根也

長慙舊孤永負冤冤

善曰結

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冤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血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銑曰舊父也長耻父老為孤未能復父之讐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

柔條修罕

善曰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謀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王逸楚辭註曰伴侶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翰曰亭亭孤直貌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葉柔

條言才能茂盛也朝採爾實夕將爾竿

協韻公竿翠

豐尋逸珠盈椀

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

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濟曰採將皆取也豐多尋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椀小器琨自喻也寔消我憂

憂急用緩逝將去矣

善作乎

庭虛情

五臣作憤滿

去謂之匹磾之所也毛詩曰逝將去女白虎通曰哀痛憤滿良曰言我急憂是用爾道消之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庭也

茂彼春林瘁此秋棘

善曰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琨自喻也

有鳥翻飛不遑

善曰鳥謂鳳以喻謀

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

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彼桃

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銑

曰有鳥喻謙也言鳥不暇休息於此**永戢東羽**
 桐竹喻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
翰撫西翼善曰戢斂也翰高飛也
幽州也撫舉也言高舉去并州也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
敬之齊曰輟止也廢歡止職思之深也

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予之

往四美不臻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
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
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
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詩
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良曰暢達臻
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珍重
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予
謂謙也自謙之往無招
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知不復至此四美也

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

光段生出幽遷喬善脫此**資忠履信武烈文昭**

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登而不
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也臧榮
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
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
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揚倫出幽并喬龍以蕃傳
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宋崖
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
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向曰醪酒也生塵
不執玩也啓開也幄帷帳也談賓辯論之賓自
謙之去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闕我隣近
之德也
銑曰段生段匹磾也言能資履
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明也
旌善作
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
旌
弓駢駢輿馬翹翹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
毛詩曰駢駢角弓毛萇曰駢駢調利也翰曰
旌旗也駢駢調乃奮長縻是轡是鑣何以贈子
弓貌輿車也

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

文曰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
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

廢於公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
望曰庶幾乎齊曰奮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

厚祿縻謀使控鑣轡而往也贈子謂贈謀言也
竭盡也令盡心公朝也叙懷叙已懷也引領謂

延頸望謀而長歌也

重贈盧諶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琨

無奇略以常詞酬琨良曰前詩未
盡復有此贈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五臣作本自荆山璆善曰懸璧縣

喻謀也琴操卞和歌曰依依沂水經荆山兮穴
山采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

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出玉惟彼太公望昔在

渭濱叟平聲協韻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

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田于渭之陽將

大得非龍非龍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

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
荅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

叟老也太公隱釣於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善曰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
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

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
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
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
易曰同氣相求 銑曰鄧禹也激亦感也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善曰漢書曰陳平從
高帝擊韓信至平城
為匈奴所圍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
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
高之地若丘陵者也又曰沛公從百餘騎見羽
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
有頃沛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翰曰曲
逆平所封地名留良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所封地名餘同善注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
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
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

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
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 善曰二伯晉人齊桓
公也黨謂五賢讎謂

射鉤也 良曰伯
長黨朋讎仇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

衰矣矣夫何其不夢周 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
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

靜亂故已想之而其遊論語曰甚矣吾衰也又
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向曰撫持也數子同善

注中夜撫枕歎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誰
不能夢聖人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誰

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

丘 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
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

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
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

涕泣沾袍 銑曰誰言聖達之人知命無憂苦則孔丘亦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時西狩獲之狩獵也宣孔子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謚尼字丘名也

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善曰家語曰孔子云修事而能建業註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 翰曰琨思復晉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

朱實墮勁風 繁英落素秋 善曰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朱實繁英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寇賊破敗傾倒也 狹路

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 濟曰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善曰

漢書註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濟曰百鍊之鐵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破敗而至柔弱也

贈劉琨并書

四言五臣作并序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

憶琨前恩故 贈此詩也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

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 向曰琨嘗辟諶故稱 諶稟性短弱當故吏從事中郎昔嘗任此官也

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

周禮注曰任用也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銑曰短弱尪劣罕希也言受性在木闕不

材之資處鴈之善鳴之分善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

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

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

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鳴死先生將何處

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

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翰曰山水以不材而壽鴈以能鳴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

材比之於鴈則乏其善鳴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卷異蘧子愚殊審生

論語曰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懷之又曰審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

善注 同 匠者時時不免饌善曰言在木闕賓善曰言在木闕

聘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饌賓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饌進

食也饌與騞同良嘗自思惟因緣喻已為匹磾時時不免充饌也

運會得蒙接事善曰宋衷保乾圖註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向曰得蒙接事

謂從事 自奉清塵于今五稔善曰楚辭曰聞赤中郎也松之清塵然行必

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

年也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謨明之效不著後塵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

候人之譏已善作章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

以善作章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

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荷戈與役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人言我謨明之功不能昭著

道路譏謗早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善曰班固漢已彰露也

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銑曰大雅君子謂琨也含弘加以待所容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加以待

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善曰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

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翰曰優厚款愛也言待接

益厚愛眷逾近參預帷幄之謀得偶私宴之樂網繆之旨有同骨肉善曰毛詩曰網繆束薪毛

也此之謂骨肉之親濟曰網繆相親也旨意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

也同骨肉者謂琨其為知己古人罔喻善曰晏以謀為兄弟也

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良昔聶政殉嚴遂日言知己之道古人無有比也

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糜善作軀不

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日聶政避仇如齊以屠

為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

甚高臣之仇韓相俠累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就

聶政乃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聶

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燕太子丹質秦亡

歸燕而求為報秦王者荆軻遂見太子太子曰

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

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荆軻曰誠得樊將軍首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

為意氣劓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良曰聶政荆軻刺客也同善注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然荀曰有情孰能不懷故

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註曰已

猶決竟也銑曰苟且也言且曰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思也委身之日謂事現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

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牧迹與之同也

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

涕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現故謂之外稭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

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翰曰忝辱也外役謂事匹碑去現之左

右也收跡府朝謂現為司空三公有府朝也楊朱見岐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興哀也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

人亦有焉諶言不能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分

垂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善作茲亦

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善曰鄭

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王逸曰歔歔啼貌也濟曰歔息也言

自古分離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必視岐路觀素絲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

也歔悲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

也

也

也

增眷

善作眷戀 善曰先謂謀父也今謂琨也 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良曰先情

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 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

易曰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

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

善曰周易繫辭文 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 不能盡意况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琨

也 不勝猥懣 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

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

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 逸楚辭註曰懣憤也班

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東觀漢記 陳元上疏曰扶瑕摠豐掩其弘美抱或為挹

銑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揄引揚說摠舒也言 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大美之事但舒

而巳 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

之音慰其違離之意

善曰左氏傳王使富辛如 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

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 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

唾之音也 翰曰遂行錫賜也咳唾 之音謂幸琨 則所謂咸

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

善曰樂動聲儀曰 黃帝樂曰咸池史

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鄭玄曰魚目亂真

珠 齊曰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 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

謀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謀死罪死罪

善曰左氏 傳鄭伯曰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良 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善曰皇謂懷帝毛詩曰濬哲維

韋昭漢書註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

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曰濬深哲智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言懷

帝有深智之德能紹興晉統舉其已解之綱開

先帝之遠風有來至三台摘朗四岳增峻善曰

者皆和順而從之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

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諮

四岳春秋漢含孝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

台與能同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

臣和四岳諸侯也峻高也言伊陟佐商山甫翼

現為刺史得人故云高也周善曰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

周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翰曰

伊陟殷賢臣也仲山甫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

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善曰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

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齊曰對答休美也

賢者能大濟艱難之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

事答揚王之美命也忠貞宣其徽猷善曰言琨之德苟不異

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

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

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

良曰徽美猷道也且非異德謂琨與伊陟山甫

不異雖遠代若同一流又加伊謏陋宗昔遘嘉

忠正宣揚帝王之美道也

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善曰爾雅曰遘遇也越

往事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

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

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善曰爾雅曰遘遇也越

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

向曰陋宗謂卑陋之姓婚姻謀妹嫁義等休戚

好同與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善曰左

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

戚憂也言相為好憂美與廢皆同之王室喪師

私門播遷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

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負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

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銑曰王室

奔琨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善曰左氏傳晉趙孟

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亥

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行善曰

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翰曰中路阻顛謂

被賊害父母也仰悲父母遇害之事乃身之過

也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善

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辰良鄭玄儀

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

氏傳注曰俛俯也濟曰大鈞造化也載則運

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日月之度迅疾如俯仰

之間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

也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

日也爾雅曰曩久也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

現處不離心口也借假也疇曩昔疇曩伊何逝

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

遠也言日月假如昨時忽成昔遠

者彌踈

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踈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

已往之事大理益疎也曩昔也

温温恭人慎終如初

善曰恭人謂現也毛

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始則無敗事

也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

六

善曰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

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卹窮孤樛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謂現先遺謀詩有憂恤之意樛木枝下曲也妙哉

老蔓葛依此敷布也謀自言附現而起也

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

善曰妙猶微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

玄周禮註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卞和氏得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

美蔓葛得託樛木之上不雲布謂踈薄也不星燭謂不光明也侔齊也卞和獻玉之人因以為玉名言蒙現奉承齊卞和之

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眷同允良用之驥

善曰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玉良

也允與郵古字通良曰允良玉良也衛太子所親之臣驥驥駿馬也言我受眷顧同王良才

用之於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

善曰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註曰猥

總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養鄭玄儀禮註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註曰珍寶也

良也方齊也言奉眷親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

彌諧靡成良謨莫陳無覲冀狐趙有與五臣

善曰尚書曰謨明彌諧五臣之從晉文猶謨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

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註曰覲望也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此五臣也銑曰彌輔諧和也輔和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

五臣奚與契闊百罹五臣作羅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

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翰曰奚何也百

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亦同我與現身經危難也身經險阻足

蹈幽遐善曰言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義由

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善曰分猶節

也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齊曰昵近也言蒙親愛委心於昵同於兄弟故云匪他昔在暇

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善作是節士善曰孟

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

尤非也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又曰節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

節士良曰昔在閑暇之日尋其通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宗立節而隕命皆非正道故非

而狹之也情以體生感以情起善曰言今乃知

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向曰體親趣舍同善

要窮達斯已善曰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

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向曰趣進舍止也言進止之理不能激射而取也但任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
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

匹碑處也
善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

日碑效忠飛聲有漢
善曰漢書曰金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從外入日碑奏厠心動立入坐內尸下何羅襲白刃從東崩上日碑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

翰曰效呈飛忠孝之聲於漢此喻

匹碑相相軍古賢作冠來救幽都濟厥塗炭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碑尚書曰勗哉夫子尚相相漢書曰陳遵張

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濟曰相相武貌撫軍謂匹碑為撫

軍將軍幽州牧冠謂在眾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匹碑能濟

彼塗**塗炭既濟寇挫民阜**
善曰周禮曰以阜人

良曰挫**謬其疲隸授之朝右**
善曰朝右謂別駕

擢也
善曰朝右謂別駕

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史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向曰謬誤也右上也疲隸惡賤謀自

比也言誤以我為別駕**上懼任天下欣施厚實**
善曰漢曰武帝制

祇高明敢忘所守
善曰漢曰武帝制

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詩曰高明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銑曰祇敬也高明謂匹碑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相彼反哺

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善曰毛詩曰相聲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其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是也翰曰相視也視鳥鳥猶能每

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讐而無心者每憑山海庶覲高深善曰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翰曰憑依覲見也高深謂現也言每依山海庶得相見也

遐眺存亡緬成飛沈註曰緬猶邈也濟曰眺視也緬遠也言視存亡之長微已縷逝將徒舉

收迹西踐街哀東顧善曰長微已縷謂被匹

於已也周易曰繫用徽纏說文曰縷繞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良曰微索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彼西踐之跡街悲哀在東而顧也曷云途遠曾不咫尺步豈

不夙夜謂行多露善曰賈逵國語註曰八寸曰咫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

而不行向曰曷何遠遠也言何云途路之遠我心為咫尺寸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縣縣

行恐彼多露濡已畏匹碑疑其二心也縣縣女蘿施于松標謂現也毛詩曰葛藟施于

松栢廣雅曰標末也銑曰縣縣長貌女蘿施于

蘿喻已弱而附於匹碑也松標喻匹碑也稟澤

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質

承此衝飈

與十五

善曰說文曰餘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

乾也飈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疑積

翰曰稟受也豐茂操執也織質謂微能也衝飈

謂機要之事也言持已微

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也

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註曰致之言至也

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謂我精麤至在

識意

不見得魚亦忘厥餌

善曰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

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

而忘言

遺其形骸

善曰莊子曰中徒兀者也

寄之深識

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

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

深識 向曰言我遺喪形骸

投之遠識 深識謂現之意也

先民 五臣作人 頤意

山隱几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

其偶也 良曰先人謂古人也頤養也

仰熙用 潛山巢許之徒也隱几謂南郭子基也

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

善曰說文曰燥也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

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

而衆美從之

良曰熙慘也澡浴也言如此之

人不和於人而人自和不附於美而美自附

慷慨遐蹤有愧高奇

善曰言心慷慨

違故有愧高奇 良曰慷慨歎也歎此遐遠

之蹤不能追之也故有慙高人之意旨意也

爰 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

善作轍曰善

謂現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現詩懷帝
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註曰肝膽喻近也楚越
喻遠也同大觀謂現也鵠冠子曰達人大觀乃
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
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良曰異論謂有說
現於匹彈楚越兩國名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
心遂為阻遠現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
善曰列子楊朱曰生齊死
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良曰
曰以大觀之道則榮辱死生齊而無別

處其玄
根廓焉靡結與十八善曰廣雅曰玄道也張
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
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翰曰玄根無形類自
然之根廓空也處此福為禍始禍作福階善曰
玄根體空無結闕也

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越記曰禍為
福先福為禍堂濟曰禍福相生遞為階始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
善曰言物極必反也周易
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良曰萬物滋繁
為盈枯槁為虛寒盡則暑來終而復始故言周
迴

夫差不祀
善曰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比伐齊敗於
艾陵越王句踐敗吳王自剄越滅吳以喻現也
又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
為伯向曰吳王夫差敗齊於艾陵而驕為句
踐所滅故曰不祀豐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
句踐先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
是棲會稽謂滅吳之福也祚貌矣達度唯道是
福也言現亦當興復晉室也

杖形有未秦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
善曰

遠度亦謂現也何晏論語註曰秦自縱秦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秦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銑曰魏遠也遠矣美現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謂人所屈神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閔也淵量喻其深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鄭玄禮記註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至而民之望也翰曰現能興復晉室土大夫國家梁棟下滿萬人之望也

贈崔溫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

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

京路

善曰毛詩曰俟我於城隅孟子曰北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曹植蟬賦曰始遊豫

乎芳林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帶平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良曰隅城角也眺遠視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

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

平陸引長流周經

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善曰嶺疾貌

平地岡巒山也挺拔厲作迅疾也飈風也山阿山曲也

游子恒悲懷舉目

增永慕良儔不獲借舒情將燕新

善曰燕喜

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懽曹孟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楚辭曰何長風而舒情

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游也

遠念賢士歎遂

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往古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註曰鄙之

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曰賢士風謂古之良將之風也務取也鄙邊

也言朔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

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

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乘入李牧多為奇陣張

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

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

也齊曰荒

趙奢正疆場亦秦人折北慮

善曰左氏傳

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

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

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懼無

之慮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善曰左氏傳

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

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良曰謀自云

寄客於匹碑蒙寬容之政

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

恨以驚寒姿徒煩非

善作

子御

善曰王命論曰驚寒之乘不騁千里

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言之屬孝王召

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

向曰非子蒙造父之後善御者謀自言我鈍駑

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喻其匹驪也

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

民譽

善曰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

也銑曰弛廢也黔庶人也譽聲美也言廢負

擔之後忝職理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

以收人之美聲也 **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善曰漢書曰倪寬遷

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屬不絕 **何武**不赫赫善曰何武字君公為

遺愛常在去善同濟注 **何武**不赫赫楚內史仁厚居官無赫赫之名去

後常有遺愛為人 **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荷思之赫赫盛貌

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善曰鄭玄禮記註曰素

倪寬何武希望也短弱謀自謂也有素謂素有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温也以知我情故有

辭此

答魏子悌

五言 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謀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

善曰慎子曰麻朝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

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

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 銑曰崇高

幹枝也為高臺非一木之枝而就狐腋下皮白

堪為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喻為國亦資

衆賢之力 **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善曰班固漢書

定天下縉紳之徒聘其智辯並成大業 **遇蒙時**

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功也 **來會聊齊朝彥跡**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

來 翰曰朝謂琨府朝也彥謂悌也 **顧此腹背**言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琨也

羽愧彼排虛翮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

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
 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右千人何謂不好
 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
 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
 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
 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翰曰諶自言我腹背之
 毳愧對涕六翮之用
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
 益善曰書帝曰咨四岳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齊曰四岳諸侯謂
 劉琨匹礪也三益友謂涕也 **傾蓋雖終朝大分**
 言我寄身於諶得託於涕也
邁疇昔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
 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
 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
 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良曰昔孔子遇程子於
 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 **在危每同險處安**
 論分義我與涕過於昔人

不異易 赤切 以 **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善曰

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關遠分立
 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
 匹礪為此賊諶在礪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
 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
 安次也 向曰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
 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諶涕往伐之為賊所敗
 奔安次故云同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善曰
 險易厄難也
 曰死生契闊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
 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銑曰契闊厄難也周旋
 相追逐言恩義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善曰
 之道自此深厚
 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礪辟諶
 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論衡曰王充以章
 和二年罷州後 翰曰言我不因鄉曲之美譽
 而謬充此幽州別駕也諶涿郡人涿郡屬幽州

故云本州役也 **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

匪曰形骸隔 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

之不通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齊曰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令我情之 **妙詩** 驚懼也然理迹苟通不以形遠而為隔也

申為好清義貫幽蹟恨無惰侯珠以酬荆文璧

善曰小雅曰蹟深也淮南子曰惰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韓子曰楚人下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

馬命曰和氏之璧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賈文璧世所無

良曰篤厚悌之贈詩申其厚好義貫幽蹟言我恨無美才如惰侯珠以酬悌之

妙詩如荆文之璧也

荅靈運 五言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荅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

五臣作浩 **已盈** 善曰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只氏春秋曰冬不用簟清有餘也軒輿

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也言月露之色太 **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 善曰

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也 **忽獲愁霖** 日無物役謂無事役已也寧安也

唱懷勞奏所誠 善作云示從允宜遠 翰曰愁霖謂

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物勞書其懇誠也 **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

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濟曰靈運既歎行旅復深眷戀於瞻

伊余雖寡慰殷憂變為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

吾生善曰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牽率

老夫以至干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

明德惟允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

靈運詩殷憂之情變為輕也生有德之稱也言

於安城荅靈運五言善曰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九宣遠義熙十一年

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向曰瞻為安城守靈

運見贈故有此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愈善作濬華宗誕吾秀之

子紹前胤善曰阮德猷荅棗道彥詩曰體直響

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

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

千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

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紹繼胤緒也之子

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善作臺與年峻善曰毛

詩曰網繆束薪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演

連珠曰肆義方訊鄭玄禮記註曰訊問也鴻漸

其利可以為儀李顛阮彦倫誄曰累土積功以

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
 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翰曰網繆纏
 縣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熅和氣也芳訊
 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
 靈臺喻德也言靈運 華萼相光飾嚶鳴 善作悅
 之德年益高峻也

同響 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
 與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

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
 求友也 齊曰華萼喻兄弟也嚶鳴兩鳥之聲

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嚶 親親子敦
 鳴而悅其同聲響也光明也華飾也

余賢賢吾爾賞 善曰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
 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

宗論語曰賢賢易色 良曰予以親也 後鮮
 而厚我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

輝方年一日長 善曰言比景後爾先輝方年長
 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論語

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 向日比光景與汝則在後鮮明方年

我則一日 **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善
 長於汝也

辭註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
 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

無梁 銑曰萎葉涸流自喻也 殉 五臣 **業謝成**
 榮條河廣喻靈運之德茂深也 殉作徇

操復禮愧貧樂 善曰司馬彪莊子註曰殉營也
 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翰曰言
 營事業無成遂本志不克己復禮居貧樂道故

云愧 **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 五臣作 **曲** 善曰許
 也 慎淮南

子註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
 祿足以代其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濟曰幸會得此祿剖符守於 **履運傷荏苒遵塗**
 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

歎緬貌

善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

陸機贈馮文熊詩

日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貌若飛沈良曰荏苒流易也緬邈長遠也言

所履之運流易遵

常之道長遠也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答劉禎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向日

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肇允雖同規翻飛各

我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肇允雖同規翻飛各

異槩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樗蟲翻飛惟鳥異槩

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銑曰肇始允信槩節

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節各異

也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善曰宣遠為安城

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

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翰曰承明殿名迢遞

遠貌窈窕深也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

善曰外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濟曰

賢者處內不賢者居外亦理之相對也絲路有

恒悲矧迺在吾愛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

以黑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可以南可以北又

絲或為蹊也良曰楊朱墨翟感於素絲岐路

尚值有悲况在跬行安步武鍛殺翮周數仞

善曰漢書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

如淳曰跬以一足行鄭玄禮記註曰武迹也淮

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

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

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

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向日跬舉

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豈不識

翮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五

作逾峻 善曰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註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

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

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德

不及違常而往恐有悔吝歲寒喻老也半路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

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善曰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銑曰量其已

材薄劣畏其友朋故 行矣勵令獻寫誠酬來訊 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

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 委曲 向曰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

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誠酬對也

西陵遇風獻康樂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

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註曰獻猶進也又曰 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齊曰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

無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善曰許慎淮南子註曰裝飾也

楚辭曰吉日兮辰良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攀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待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泛舟也陶樂也嘉月

謂其春 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 善曰 韋昭漢書註

日悰樂也良曰哲兄感此匹別相送越垌林

關謂關常情也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

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此離慨其

日林林外曰垌銑曰越度也飲餞

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

廻塘隱臚棹曳遠望絕形音與二善曰毛詩

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

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廻塘說

文曰臚船頭也韋昭漢書註曰棹楫也齊曰

袂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住也

行客惠連自謂也悽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

也鱸舟也棹楫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

音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

也音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路長

當語五臣誰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

而自弭杜預左氏傳註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

當語誰濟曰靡靡行貌戚戚憂傷也既就長

路憂傷而抱遠悲弭止也行行道轉遠去去

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

情彌遲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

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折

情遲遲然不能絕也

江涓善曰酈善長水經註曰浦陽江水

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

日水北曰汭晉灼漢書註曰江水至會稽山陰

為浙江郭璞山海經註曰今錢塘有浙江良

日浦陽浙江皆江名也汭屯雲蔽曾嶺驚風涌

之交入也涓水岸也

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善曰毛詩曰零

雨其濛銑曰

蔽障也曾嶺高山也飛流謂浪起也落雪言二月半時尚有餘雪灑謂散灑於林木之上也

浮氛晦崖嘯積素惑五臣作或原疇曲汜薄停旅五臣

作通州絕行舟四善曰爾雅曰重嶽隤也依王逸楚辭註曰泊止也泊與薄

古字通釋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廻眷上林賦曰通川過

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舟臨津不得濟佇楫皆停止通流之處絕而不行

阻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五臣與

游歎東睇起悽五臣善曰孔叢子孔子歌曰作淒歌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

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翰曰津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

我貌也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瞻恩積與兄游故起歎息睇視也淒歌即此詩也

憤成疾痲晦無萱將如何與五善曰韓詩曰馬得萱草言樹之背

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萱草忘憂也萱與諠通良曰言累積憤怨成其疾病也萱草可

以忘憂也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

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園即會稽始寧之園也宋

太祖遣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令仕故有此行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爰欲還

東山

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郡漢亦

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

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向曰言我辭滿不謂多祿謝病不待老年聖靈

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也昔迴春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颺激烈火縱炎煙

焚玉發岷峯餘燎遂見遷

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

曰行旅仰而迴春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備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

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疑積尚書曰火炎岷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

于猛火齊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春謂眷顧於巴也微小也謂巴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宣用

此衝颺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弁及賢良故云焚玉發岷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

被遷永嘉守故云投沙理既迫如却願亦愆善餘燎遂見遷也

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

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翰曰言我被遷

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

千仞壑撻轡萬尋巔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

善御者正身以撻轡琴賦曰青壁萬尋銑曰親愛緣為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

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流沫不足險

石林豈為艱

善曰列子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

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
 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
 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
 銑曰石林之險山名也以此比所經步之處此
 未足為閩也善曰漢書
 艱難也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
 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
 東越之別名也向曰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
 不可安處而事蹟兩如直心慳三避賢善曰
 日夜思歸言史
 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
 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
 吝心慳三避之賢韋昭漢書註曰躡頓也謂顛
 仆也說文曰躡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
 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濟曰
 兩直謂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矢三避賢謂太
 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亦猶抱二直所以

之路善曰陸機
 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善曰陸機

側善曰陸機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翰曰託寄也

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遭殊方感成貸微物豫

采甄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

而盪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

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

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

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也如遭如沈約宋書曰
 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
 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數獎之乃出
 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
 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註曰甄表也良曰
 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貞正也言用正美之道
 以安屯難也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

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拔百纏謂善曰

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修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

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拔纏猶牽引也銑曰言我咸慮之深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質尤劣

易為板纏也言就徵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即

先築故池不更穿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

父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於水者穿池而養給也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

園語往謂昔有此語款然謂款其所欲果木有

舊行壞石無遠延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

臺延石千里延壞百里雖非休憇地聊取永

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善曰毛詩曰

永引也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

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

務也翰曰言此故園雖非休憇之地聊取永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影之人背

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影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夫子照情素探懷授

往篇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

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人明我情之本故探已懷抱寫誠授

所往之篇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善

無可見羊何共和之五言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

曰桂林頂遠則嶧尖疆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

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銑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疆中地名

何二人可共和之也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與子

別山阿含酸赴修吟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善曰說文曰吟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向曰修長也袂袖判別

也言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顧望脰豆未惰於汀曲舟

已隱善曰何休公羊傳註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惰說文曰瘠疲

也瘠與惰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濟曰脰頸也惰正也汀水岸也言相望之頸未正而

舟已隱於曲岸也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鷺流欲抑一生

歡并奔千里游善曰海賦曰驚浪雷奔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

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翰曰驚疾也抑止

也并其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汝奔千里游也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

樓善曰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

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良曰纜船索也日暮栖薄纜船於江樓之上豈惟夕情歛

憶爾共淹留

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也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况

乃協悲端

善曰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

氣也向曰追念昔歡更增秋泉鳴北澗哀

響南巒戚戚新別心悽悽又念攢

善曰爾雅曰巒山墮郭璞

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蒼頡篇曰攢聚也

於心攢念攻別心旦發青谿陰暝投剡中宿

明登天姥

善曰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

曰剡縣有天姥峯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

行歷處也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

善曰孟子

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

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

善曰

謂迷舊路也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毛詩曰太姒嗣徽音良曰浮丘公古仙人徽

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酬從弟惠連

五言

謝靈運

銑曰酬報也報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

善曰爾雅曰瘵病也

滅迹立則隱形謝時人之衆滅迹入於雲峯也峯山也巖壑

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

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

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

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

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隔音容也

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

事未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心胷既云披意得

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夕慮曉月流

朝忌曛日馳

善曰莊子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王逸楚辭註曰曛黃昏時也

謂開書帙也相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

馳忌畏也曛日晚也

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銑曰以言悟

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

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

在濟江篇

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也果猶遂也向曰西川即惠連別處也東

山靈運所居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

惠連與靈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運詩也曰家語孔

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洲渚既淹時風

惠秦嘉贈婦詩曰思面叙款曲

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

章祗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

善曰

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
 京華游俠客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
 曰胡逝我梁祗攬我心陶喜也楚辭曰陶嘉月
 兮總駕騫玉英兮自修濟曰務趣也言觀詩
 之趣但合遊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
 祗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有歸言也此
 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善曰
 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山**攄發紅萼**
 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
野蔽漸紫苞善曰爾雅曰攄山柅也毛詩曰言
 采其蔽毛詩義疏曰蔽山菜也初
 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嚶鳴**善本
 漸進長苞叢生也作鳴
巴沈豫幽居猶鬱陶善曰毛詩曰伐木丁丁
 而不可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淡自守尚書曰
 鬱陶予心顏厚有怙怙孔安國曰鬱陶哀思

也良曰此時山鳥鳴悅我
 幽居懷汝之情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我**
吝與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
 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恪
 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還解我吝恨與憂勞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五

六臣註文選

冰玉堂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贈答四

贈王太常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善曰尸子曰凡水其

者有珠也 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 善曰老

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秘密光

既往之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豫往誠

歡歇悲來非樂闕善曰周勃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

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

玄禮記註曰闕終也銑曰豫逸歇息也逸樂

之往信歡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屬美謝繁翰

闕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闕屬美謝繁翰

遙懷具短札祖黠切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

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五言善曰集

敬宗濟曰顏延年從兄

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善曰淮南子曰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

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

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翰曰言正炎熱

時塵氛煩鬱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善曰賈

至晚乃息也

註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

夜良曰闕偶猶無對也側聽風薄木遙

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善曰法言

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

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

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

曰蟋蟀秋吟銑曰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

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

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

久芬善曰楚辭曰時豐豐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則知時

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久芬者亦自傷也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

殷善曰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鵲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

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濟曰屏退也

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九逝非空思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憂也

七襄無成文善曰楚辭曰惟郵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改彼織女終

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

踐祚遷都官尚書良曰延年時為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

之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

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警衆星之環極半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

曰天工人其代之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祗猶敬也

工官也言守衛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善曰敬天子官也

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向曰兩闈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政予旅東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

政予旅東

禁省故云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

館徒歌屬南墉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賈逵國語註曰旅客也爾雅

曰徒歌曰誦鄭玄儀禮註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

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也言思鄉空為歌謠墉牆也寢興鬱無已起觀

辰漢中 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註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

曰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流雲藹青闕皓月

鑿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善曰廣雅曰鑿照也毛詩

曰搔首踟躕夏侯中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

遙思漏窮言曉也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

側也漏刻漏也漏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情

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 善曰漢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賈逵國語註曰惜痛也周易曰貞于丘園束帛

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銑曰君子謂鄭

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

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做學彼

高松貞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善曰知汝之

堅之節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善曰知汝之

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

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

諸求善價而沽諸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善曰樹絲桐欲播之

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

嘉說益腆爾雅曰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哉濟曰何以銘記嘉善之賜將樹絲桐為琴瑟播之樂章

和謝監靈運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秘書監也翰曰監祕

書監也和前靈運贈顏范二中書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

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等

步懼先迷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

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註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恐先迷失

其正道也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擊

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以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註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

註曰山處曰棲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伊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閨

善曰陸機答賈謐詩伊昔有皇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土苗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太子中舍人轉太子中庶子上臺謂文帝也東宮謂太子也又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向曰

伊惟邁遇秉執也兩閨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人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音奎善曰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

別也盧謀答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
易曰睽者乖也尚書曰惟其塗丹矐濟曰丹
矐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徒遭良時詖
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

彼王道奄昏靈音埋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
義篇曰詖諂佞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靈喻世亂
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靈翰曰良時明時也詖
傾奄又靈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人神幽明
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

絕朋好雲雨垂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
祭事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

張載詠懷詩曰雲垂雨散心乎愴而良曰謂
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垂離
也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善曰謂之始安郡
也賈誼有弔屈原

文楚辭曰攀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
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

舜葬蒼梧之野銑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
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渚之
間也謁帝帝舜蒼梧山名舜葬處蹊徑也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萋

音啼善曰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秋
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萋與揭車王逸曰留萋香
草也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歧企予間衡嶠

風留萋香草緒結以贈遠人

曷月瞻秦稽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歧予望之
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
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
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
會稽齊曰歧舉踵也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
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皇
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

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
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

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

皇太社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需之情無雀善澤振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

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為蜃鄭玄禮記註曰充足也子喻切良曰惜傷也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用以充淮海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萊采茨葺昔宇翦棘開

舊畦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修庭樹蓬萊鄭玄周禮註曰茨蓋苦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戊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銑曰去國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萊草也茨茅葺修也言采茅修昔時之屋翦伐荒棘

理其舊田五物謝時旣晏年往志不借善曰言十畝曰畦

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註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借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向曰萬物退落親仁敷情歲時旣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

昵與玩善作究辭悽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齊曰敷布究盡也言靈運之詩布情相近而我興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

珪善曰吳都賦曰芬馥肝靈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世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卬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芳清越可以奪美玉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善曰易香草之音氣

香

草

之

音

氣

盡

言

非

盡言韓詩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

荅顏延年

五言

王僧達

善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

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上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善曰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

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濟曰珪璋玉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

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君子聳高駕塵軌實

為林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君子之林也銑曰君子喻延年言

高駕之軌與清塵可並二賢為林崇情符遠

迹清氣溢素襟善曰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

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

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沉寒榮共偃曝五臣作暴春

醞時獻斟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註

曰浮沉猶盛衰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

林賦註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

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沉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炙背

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善曰

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麥隴

五臣作隴多秀色楊園流好音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隴廣雅曰

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向曰秀謂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

春鳥聲也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

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

息齊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幽衷何用慰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翰墨又誼吟善曰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棲鳳翬為條淑貺非所臨善曰鳳

不棲故曰難為也良曰言君文章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堪當

所賜詩也誦以永作詠周旋匣以代兼金善曰左氏傳太史克

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魏兼金一

百而不可受也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以當好金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五言

謝玄暉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

先有贈故答之

結構何迢遞

曠望極高深

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

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言遠盡見高深也

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

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

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翰曰言所居高窓中平對

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非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

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

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

列子文擊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

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銑曰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

我玉音玉音謂詩也若遺金門步見就玉

五臣作此山岑

善曰音謂詩也若遺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王之

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王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

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閭闔步玉岑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

步當見就我此山中也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善曰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善曰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

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及黜為淮陽太守黜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卧理之

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

陰盛農節筥笠聚東菑

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永幽棲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笠笠緇撮毛萇曰筥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况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筥以禦暑者也笠以禦雨也東東臯也菑耕田也

高閣

常書掩荒階少諍辭珍簞清夏室輕扇動涼颼

楚緇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作方獨持

善曰殷仲堪誄曰荆門書掩閑庭晏然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銑曰諍訟也簞竹席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

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向良辰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凉也

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坐嘯徒可積為

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

坐嘯徒可積為

邦歲已暮

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璠音津眩音質

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曰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為邦謂為郡守也言

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

年而無德化及人也

絃歌終莫取撫机

五臣作枕

令自嗤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

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

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令自嗤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

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

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令自嗤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

鑿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勳密以啓聞世

祖勃朓可還都朓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銑曰朓為隨王文學帝徵朓還

都道中為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

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徒念關山近終

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善曰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

知返路長

善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

曰反路

善曰秋河天

秋河曙耿耿

善曰秋河天

宮雉正相望

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

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曰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

言與已 **金波麗鳩** 支 **鵲玉繩低建章** 善曰漢書

正相望也 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
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苞曰玉

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栢梁災於是作建
章宮也 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鳩鵲館名

麗猶明也建章宮名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低謂星下於宮也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
王定鼎于郊鄆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

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曰
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昭丘也 銑曰鼎門

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王冢言 **馳暉不可接**

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 **何況隔兩鄉** 善曰馳暉日也毗至尋陽詩曰過

曰鄉所也 向曰旦至暮日光馳 **風雲** 五臣有

度尚不可保交接何況隔兩鄉也 **鳥路江漢限無梁** 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濟曰風煙之中 **常恐**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闕無橋梁也 **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

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

之以嚴霜 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

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 **寄言尉羅者寥廓已**

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高翔** 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鷓鴣之翔乎寥廓之

空也 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 **酬王晉安** 五言 善曰集曰王晉安德元

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已 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

置即今之泉州也 銑曰晉安郡守王德元也 酬者言先贈詩今有荅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 塗塗露晚晞 善曰爾雅曰梢梢擢也 郭璞曰謂木無枝

柯梢擢長而後也 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 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向曰梢

梢樹枝勁彊無葉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善曰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檇碧樹而冬生檇則抽字也 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

故曰寧知也 齊曰言晉安知有橘 拂霧朝青

閣日盱坐彤閣 善曰左氏傳趙鞅曰日盱矣說

早也 青閣朝堂也 彤 悵望一塗 五臣作途 阻參差百

慮依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

我良曰悵望恨也 言但恨此一道阻 春草秋

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 春草秋

更綠公子未西歸 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

子向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元也 言歲誰

時改君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 誰

能父京洛緇塵染素衣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

化為緇 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

人將汚已 貞潔也 奉荅內兄希叔 善曰顧氏家譜曰

陸韓卿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

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

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

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

子太傅功曹掾顧盼先贈詩濟曰此詩為內兄

故有此答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善曰帝子謂竟陵

也王孫謂太傅王

晏也越絕書曰茶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

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

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

有異才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

躡步也履衣冠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善曰

之履奉侍也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

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

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

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

銅龍太子門名言我無才幸會出入平津邸一

叨預此中之職誠為點污也

見孟嘗尊善曰孟嘗喻太傅也說苑雍門周說

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

田文封孟嘗君亦好賓客也謂已事太子亦得

出入邸舍為公歸來騎桑柘朝夕異涼温其一

侯所尊敬也

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騎負郭涼

温喻貴賤也向曰歸來謂歸其私家騎謂桑

柘也涼温冷熱也言

朝去官暮則冷也

始五臣斤善曰徂落猶彫落也孫獵賦曰萬物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杜門清三徑坐檻

臨曲池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

坐堂伏檻臨曲池也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門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温之事塞門絕交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

漣漪

其二善曰蜀都賦曰鴻儔鵠侶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濟曰鳧鵠水鳥名荷芰水草名

嘯鳴也參差初生不齊也田田蓮葉貌風吹水

成文曰漣及爾謂與顧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

臣

善曰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

書諫植曰家丞邢顒比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顒及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

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良曰謂此為邵陵王常侍故有此言也

貴自古多俊民

五臣作人善曰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尚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良離宮收杞梓曰土門謂邵陵王門也俊賢俊也

華屋富

五臣作當徐陳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

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

子建書曰填蕭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即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銑曰離

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喻賢才也徐徐幹陳琳

並以才華為友善也平旦五臣上林苑日入

伊水濱

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

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

伊維之間 翰曰言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

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濟

阮瑀善書記翩翩輕舉魏劉公幹善於 相如

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

一特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

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而慙也漢書曰樓護與

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

樓君卿之脣舌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章谷

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

侯賓客對我兄所則慙慙 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

轍善曰駿足喻希收柴車自喻也棗臺彥谷柱

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

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向曰

駿良馬也良馬思遇長阪以騁其足柴車弱車

也畏懼也危轍險路也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

別 善曰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

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 平原十日飲中散

業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 平原十日飲中散

千里遊

五臣作游 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

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

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

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

見昭王于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

命駕千里從之 翰曰中散大夫嵇康官也 勃

海方滯

宜城誰獻酬 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

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所也國語曰底著滯

帶賈逵曰滯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

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 良曰勃海郡

事邵陵王彼為淫滯之樂而屏居南山下臨此

此美酒無人相與獻酬也

歲方秋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

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

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善曰言無

達國語註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湛詩曰時哉

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孤鴛鴦哀

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良曰惜

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曰將暮矣無輕舟以濟喻

已之老不遇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謾五言

范彥龍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

散騎侍郎張謾為徐州刺史臨

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採五臣去薄暮方來歸善曰漢書楊

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

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

鎬杜預左氏傳註曰來者自外還聞稚子說有

之文也翰曰樵采謂采樵也

客款柴扉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

即荆扉也鄭玄禮記註曰華門荆竹織門也

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善曰吳都賦曰儼從奕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

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

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玳言裝飾之盛
衣輕馬肥也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善曰

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
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

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
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

也向曰墟居落籬也傳驛馬疑是徐方牧既
也謂軒蓋瑞節所居生輝也

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

賤何獨顧衡闈善曰阮瑀止欲賦曰意謂是而

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
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

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痲痛也衡闈
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韋非也齊曰以小子

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思
舊之道於今已微凡入之心棄於卑賤而君

獨眷我於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善曰

衡門之下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

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
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

不矢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註曰
揮散也翰曰言我恨不得懷情徒草草五臣

殺雞蒸黍與故人叙離散也作怪

怪音淚下空霏霏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
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

日雨雪霏霏良曰怪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
怪憂貌霏霏淚下貌

飛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
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齊以荆
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荆
州為北徐州也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
在西北故云
西北飛也

古意贈王中書

五言

善曰集曰覽古贈

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王融也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善曰王融答詩題云籍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

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濟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誰云相去遠脉脉五臣作阻光儀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翰曰脉脉不見貌阻隔光景容儀

岱山饒

靈異沂水富英奇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

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臯虞後徙于臨沂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與邪王氏也靈英並賢後

逸翮陵北海

搏飛出南皮

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

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註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

馬虎曰搏園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銑曰言逸翮搏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

也遭逢聖明後來棲

五臣作桐樹枝善曰孔安國

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

人皆逢聖君而後竹花何莫莫桐葉荷離離善出桐樹鳳所栖也

軍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曰莫莫盛貌離離下垂可棲五臣復可食此外

貌喻明君厚祿養賢

亦何為善曰古詩曰賤妾亦何為翰曰桐樹

也何為言何所為當止足也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善曰

賦曰巢材不過一技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

黃財也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

少而易有餘費以此喻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

村維舟父之郭生友至五言善曰顧野

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

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

朝發富春渚蓄意恐相思善曰漢書曰會稽郡

傳曰蓄積也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丞令

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

行春返冠蓋溢川坻音池善曰范曄後漢書

初仕州郡稍遷為丞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

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

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註曰坻岸也坻或

為湄濟曰滕撫為丞令風政修明也行視返

還也言峙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望父方

用而還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

來萃悲歡不自持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會則歡應事而感翰曰萃聚會也望父則悲聚

不能自執持也

滄江路窮此湍嶮五臣方自

滄江路窮此湍嶮作險

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後悲良曰湍險自此而多疊嶂重由也山

深易為音響更增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善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銑曰言我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心期謂時也

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善曰謝靈運詩曰孤游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

從此辭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善曰哀傷贈答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翰曰旅舍也言

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答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

思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為

太祖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善曰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

詩曰晃晃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

太尉府翰曰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為上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揚駿賈充俱辟

為猥荷公叔舉連五臣陪廁王寮善曰言以凡猥之才而荷

薦舉也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闕封魯公為司空轉太尉岳弱冠太尉舉為秀才領宰二邑

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許慎在南子註曰猥九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

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良曰廁列也魯公叔文子

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府為椽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

長嘯歸東 山擁耒耨 豆時苗 善曰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

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註曰耨

耘耨也 銑曰擁執耒耕也耨除草也言歸東

山理農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

桑業也 **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 善曰杜

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升降在

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頃臾言不足歎也

銑曰纖細隕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

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而落於

根言高卑升降 **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善曰

無常在一朝也 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爾衡書曰衡以良時

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 **譬如野田蓬幹活流隨**

時通泰恨我道之獨消 **風飄** 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

里乘風之勢也鴉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淳

漢書註曰幹轉也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善曰

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

河朔 翰曰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 **登城眷南顧** 善曰

河陽令 **風揚微綃** 音消 善曰

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

玄曰綃縑也 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

絲也揚微綃 **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堯** 善曰浩

謂和而不猛 濟蕩音西郭綠生述征記曰比芒城北芒嶺也

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修芒芒山也岩堯

高誰謂晉京遠室邇 **身實遠** 善曰毛詩誰謂宋

也 遠又曰其室則邇

其人甚遠 向曰京洛陽也 邇近也 言誰謂邑
去京室雖近而身不得往實遠也

宰輕令名患不劭 平協韻 善曰左氏傳子產
美也 向曰恐不能 令名德之興也 小雅曰劭

劭繼先賢之令名 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平聲 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生年

不滿百 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 頰
五臣 如稿 五臣 石火警 戒 若截道 颯 善曰爾雅

作欵 如稿 作敲 石火警 戒 若截道 颯 善曰爾雅
毛詩曰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毛詩曰考亦擊也

稿與考古字通 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
說文曰瞥見也 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 古詩曰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鷗塵 良曰敲擊也 瞥暫
見地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 齊都無遺聲 桐

見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 齊都無遺聲 桐
鄉有餘誼 善曰漢書曰朱邑為桐鄉 嗇夫廉正

鄉有餘誼 善曰漢書曰朱邑為桐鄉 嗇夫廉正
冢立祠也 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

無得而稱焉 是無遺聲也 朱邑為桐鄉 嗇夫
人愛而歌焉 福謙在純約 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

是有餘誼 福謙在純約 害盈由矜驕 善曰周
神害盈而福謙 左氏傳晉成鱗曰在約思純 孔

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 向曰純專也 言天
見約而謙者則福之 雖無君人德 視民庶不挑

矜驕而盈者則害之 雖無君人德 視民庶不挑
音挑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民

不挑 君子是則是傲 毛萇曰挑偷也 濟曰挑
苟且也 言我雖無良宰之德 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

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 日夕陰雲起 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
日夕陰雲起 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

日夕陰雲起 登城望洪河 善曰潘元茂九錫文
洪河黃 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阿 歸鴈映蘭時

洪河黃 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阿 歸鴈映蘭時
河也 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阿 歸鴈映蘭時

河也 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阿 歸鴈映蘭時
五臣作 游魚動圓波 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

五臣作 游魚動圓波 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
詩音止 游魚動圓波 繳加歸鴈之上 韓詩曰宛

在水中止薛君曰大渚曰止良曰冒覆也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詩圓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

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至秋始花故云秋華南路謂京道也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

大厦五臣緬作夏

無覲崇芒鬱嵯峨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

韋昭國語註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此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觀視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嵯峨山高貌

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揔今九州王逸曰揔聚也七

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濟曰揔揔擾擾皆衆也言都邑人衆俗化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善曰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

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栢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

緩勅功曹官屬多哀衣大詔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

詔音紹良同善註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

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善曰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位同單父邑愧無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子賤歌善向同註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也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

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良曰南陸曰道也日

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

明夏也送末垂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臣

六月將盡之時也

作犧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

瓜于祖彌賈道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

賦註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朝想慶雲與夕遲去白日移

位同單父邑愧無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子賤歌善向同註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也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

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良曰南陸曰道也日

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

明夏也送末垂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臣

六月將盡之時也

作犧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

瓜于祖彌賈道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

賦註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朝想慶雲與夕遲去白日移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位同單父邑愧無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子賤歌善向同註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也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

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良曰南陸曰道也日

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

明夏也送末垂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臣

六月將盡之時也

作犧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

瓜于祖彌賈道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

賦註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朝想慶雲與夕遲去白日移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位同單父邑愧無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子賤歌善向同註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也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

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良曰南陸曰道也日

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

明夏也送末垂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臣

六月將盡之時也

作犧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

瓜于祖彌賈道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

賦註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朝想慶雲與夕遲去白日移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位同單父邑愧無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子賤歌善向同註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也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濟曰豈敢以此

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曰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良曰南陸曰道也日

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

明夏也送末垂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臣

六月將盡之時也

作犧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

瓜于祖彌賈道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

賦註曰赫羲盛也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朝想慶雲與夕遲去白日移

蔓長苞薑芋紛廣畦善曰韓詩曰絲絲瓜

苞本也劉熙子孟子註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

也翰曰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

草之下薑芋之屬紛稻栽肅仔仔五臣作黍苗

滿於廣大之畦也何離離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九蔣草謂之

離彼稷之苗良曰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

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

于斯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

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銑

日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

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京輦器非廊廟姿屢出

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

固其宜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

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向曰廊廟廟徒懷越

堂也言無是材器數出外職因亦宜之

鳥志眷戀想南枝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善曰楚辭曰春

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寵辱易不驚戀

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

本難為思去聲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

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

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翰曰寵辱之事

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我來冰未泮時

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思也

暑忽隆熾

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

於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

所登城望郊甸游

目歷朝寺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

史所止皆曰寺也

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

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

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

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

綠槐夾門植

音植善曰鄭玄周禮註曰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吾

土砥攬懷歸志

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砥攬我心孟子曰浩

然有歸志

濟

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

曰穎川北近鞏洛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

楚辭曰終免獨離異

間殊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良曰

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鄉而畏忌此刑書也

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音伺善曰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銑曰祗敬恪勤也言我敬奉

社稷勤居

所處職司

迎大駕

五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

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
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尼時預
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縈被

廣隰善曰爾雅曰縈幡蒿也
崟峻貌迅疾被滿也下温曰隰朝日順

長塗夕暮無所集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
帝行曰暮無所宿栖

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日從長道而歸雲乘幘偃
行至夜無所居止此謂時之亂也

浮淒風尋帷入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翹遊
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

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
即同也良曰幘車網也淒風悲風也帷車幔

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嶠函

方嶮澁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假為深識之言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

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註曰故災禍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代曰秦東有嶠函

之固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世
亂未平嶠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通也

夾兩轅豺狼當路立善曰漢書杜文謂孫寶曰
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

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
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

翔鳳嬰籠檻驥善曰楚辭曰騏
驎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

鷁見維縈善曰爾雅曰縈幡蒿也
鷁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縈之維之俎豆

昔常聞軍旅素未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
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
註曰素猶故也翰曰俎豆禮事也素本也言

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

軍旅之事本未閑習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

戢日載戢干戈良曰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君

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

戰歛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此篇赴太

此同云赴洛誤也銑曰後篇

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善曰莊子原憲

謂子貢曰夫希

世而行此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

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曰高符瑞命也烈猛也言望於世俗富

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

靖端肅

有命假楫越江潭音尋協韻善曰國

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

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

良曰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君

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

戰歛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此篇赴太

此同云赴洛誤也銑曰後篇

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

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

世而行此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

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曰高符瑞命也烈猛也言望於世俗富

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

靖端肅

有命假楫越江潭

音尋協韻善曰國

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

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濟曰靖清

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

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渡也

親友贈予邁揮

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

淚廣川陰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

之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

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

撫膺解攜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

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

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良曰膺

曾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

其所遺之

無迹有所匿寂寞

音信也

寂寞而其聲必沉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

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况皆不見肆目眇不作弗及緬然若雙潛善曰高之貌子註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韋昭國語註曰緬猶邈也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善思緬然若雙潛也濟曰玄渚江中洲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

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疊疊孤獸騁嚶嚶思鳥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豐豐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曰草木叢生曰薄翳蔽也豐豐獸行貌嚶嚶鳥聲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

深良曰堂謂母室謂妻佇立愴五臣作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浩然有歸志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晉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也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游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宫有承華門向曰承撫劔導銅輦振纓盡祗肅善曰華東宮門名傳曰子朱怒撫劔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禮銅或為形濟曰撫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歲月一何易寒暑忽

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善曰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

暑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慷慨遺

安愈五臣作念永歎廢餐食五臣作寢食善曰東

詩曰假寐永嘆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良曰遺猶復

也安何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五臣作剋善曰國語楚

歸曰歸歲亦暮止銑曰誘進尅遂也憂苦

欲何為纏絲曾臆善曰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恩奸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仰瞻

陵霄鳥羨爾歸飛翼善曰高誘淮南子註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鸞斯歸

飛提提齊曰霄空也言瞻望

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赴洛道中作二首五言 翰曰此詩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善曰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蔡

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嘆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良曰揔攬也

嗚咽悲哀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善曰江

密猶近也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惟隼繩說文永歎

導北渚遺思結南津善曰詩曰假寐永歎秦嘉

向日導循也北渚向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北之渚南津別處也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

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無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

遠也阡眠原野之色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流孤獸更我前善曰淮南子曰鷄鳴高樹巔悲情觸物感沉思鬱纏絲翰曰哀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善曰張叔與任彦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

高縱詩曰佇立以泣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良曰沉深

悽悲也也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立安轡遵

平莽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

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銑曰修長振舉策

鞭陟升也崇丘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善曰

高山也莽草也日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嵩五臣作高巖側聽悲風向曰徂往也

響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山也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几五臣作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善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五言良曰梁陳

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故作此詩也

三十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善曰孫放詩曰矯迹

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銑曰

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

舉迹入此門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善曰應

為太子洗馬公幹書曰鷄鷄棲翔鳳之條龜鼉遊升龍之川

識真者所為憤結也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

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

假翼濯足機之謙詞妍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

妍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况服鮮美

益使我輕劔拂鞶厲五臣長纓麗且鮮善曰禮

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鞶帶之垂者

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

左右皆服長纓也濟曰鞶大帶礪帶之垂佳

言輕劔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言

謂伏事淺契淵踰三年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

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

通毛詩曰死生契闊長曰伏事謂伏事於太

子也契闊勤薄言蕭後命改服就藩臣善曰毛

苦也踰越也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僕曰且有後命無

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僕曰且有後命無

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銑曰薄辭

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夙駕尋清軌遠

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游越梁陳善曰毛詩曰

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

跡經過於梁陳之國人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良曰感

人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

枚臯馬
卿之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言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

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善同濟註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

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

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註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翰曰齡年也言我少年

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自安而已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然而無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善曰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

萇詩傳曰憇息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

徘徊蓄轡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眇孤舟

息於通衢逝遊字

善作絲絲歸思紆

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歸薄又曰縹絲絲之不可紆王逸曰絲絲細微

之思難斷絕也 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柱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我行豈

也眇眇遠行貌絲絲不絕貌紆縈也不遙登降千里餘日倦修塗異心念山澤

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五臣作游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

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

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

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銑曰言我之

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

適真想初在衿五臣作襟誰謂形迹五臣作蹟拘聊且憑

性

化遷終反五臣作及班生廬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

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註曰保真守玄默

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

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

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

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翰曰真

想謂無為之事言此事久在曾襟誰謂形之與

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

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

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新

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

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

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

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

至塗口也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

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

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世五臣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

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左氏傳趙衰曰卻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經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銑曰閑居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好也幽隱之事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五臣荆

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向曰此謂林園也南荆州遥遥行貌

棧曳親月船善作新臨流別友生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棹而

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濟曰叩擊也棧船

傍版親愛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

友空朋友也

字關晶晶胡川上平善曰淮南子曰甘暝手大李頌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

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情明貌天宇謂天之

後地如屋宇也潤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

貌洋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

在耦耕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審戚

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

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審戚

商歌車下以下桓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我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善曰

心依依慕之也日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銑曰投此養真衡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茅下庶以善自名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爲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善曰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少帝

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齊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爲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

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也漢書王吉傳召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

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未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

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秋岸澄夕陰火旻團

比及理棹已變爲秋時 善曰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

朝露 秋爲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良曰夕陰晚景也火星爲 辛苦誰爲情遊子

秋候旻秋天也團謂露垂而團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爲心楚辭

值頽暮 善曰歲習其頽 良曰辛苦之情已難堪

而又屬頽 善曰言遊 而愈敬類

暮之時 物增戀愛其似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

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又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向曰莊舄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
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
故愛敬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善曰此謂懷
土也言如何

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
世以忘歸思玄賦願得遠度以自娛濟曰持

此懷土之心慙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躡步善
謝古人之遠度

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
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鴈將

軍將軍為壽於前捍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
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
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卻克徵會于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杜
預曰跋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翰同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聲善曰言
善注雖有疾皆不見

升遺也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
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左氏傳曰駘農惡柱預

曰惡貌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善曰莊子曰
醜也

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
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

子桑戶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
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

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
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

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予有慕
會音括撮相括切髀步米切發良曰遇時雖醜

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
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善曰左氏傳曰王孫
滿曰德之休明英達

謂廬陵王也 銑曰言我生幸 空班趙氏璧徒

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 趙氏璧徒

垂魏王 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垂魏

次也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

得魏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

趙瑤古和字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

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

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

大也吾為其無用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何不能據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

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培謂擊破之也

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

貌徐偃民戶郭切枵許喬切培方部切 向曰

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

言之魏王貽惠子瓠大容五碩為大而無用也

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

路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微之

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銑曰自從仕來

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 將窮山海迹永絕

出為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

賞心悟 五臣作晤 善曰言今遠遊將窮山海

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垂鄭玄毛詩箋

曰晤對也 翰曰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

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

墅遂修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註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善曰韓詩外傳曰夫

人為父者必全其身

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為世事違志似如昨二紀

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薺結奴慙貞堅善曰廣雅曰違背也

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

踈曠也莊子曰薺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薺極貌也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

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王之為體染之不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自言我隨物遷

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之也疲薺困極之貌

便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註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

者動仁者靜五臣無此二句剖普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曰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

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山行窮登頓水涉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

盡洄尚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公翰曰登頓

謂上下也洄謂逆順也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絲白雲抱

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善曰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絲四百餘里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洞簫賦曰迴

江流川而漑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絲不絕貌篠竹箭

也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揮手告鄉曲三載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期歸旋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七無鄉曲

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當期旋

且為樹粉櫝無令孤願言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

歸也巴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櫝欲自為

觀也向曰粉櫝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

孤我所願之言

富春渚五言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上

謝靈運

宵濟漁浦渾日及富春郭善曰吳郡記曰富春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

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善曰吳郡綠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山江中濤迅萬以避

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註曰泊止也薄與泊同良曰定山

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之問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止

溯流觸

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河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

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渾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

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鼈之不
能游也 銑曰溯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
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
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 洊至宜便

平 習兼山貴止託 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
弼曰重險縣絕故水洊至也

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
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良又曰良其止止其所也
向曰洊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
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

遊諾 五臣作翻始果遠諾 善曰論語曰子張
學干祿果猶遠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

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濟曰
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
能就斯此文露干祿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
情翻始遂於遠心矣

落 善曰趙壹雜羊陟書曰惟君明敝平斯宿心
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

曰唯草木之零落 翰曰零落棄捨也宿昔懷
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懷

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蟻 善曰莊子死風謂詩芒
目願聞神人詩芒曰上

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
濟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

七里瀨 善曰甘肅州記曰桐廬縣有
五言 善曰甘肅州記曰桐廬縣有
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濟

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
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奔峭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

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向曰

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石

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

嘯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

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濟曰潺

湲水聲沃若茂盛貌遭物悼遷斥存期五臣得

要妙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

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

既秉上皇心五臣作情豈屑

未代誚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

責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

也日觀嚴子瀨想屬任公鈞善曰范曄後漢

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任公子為大鈞巨

綸五十轄以為餌躡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鈞

者以大鈞巨綸鈞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腊之

屬想其人以道濟眾也誰謂古今殊異代可

養人故眾足言經此鈞處

同調善曰郭象莊子註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向日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五言善曰永嘉江也濟曰嶼江中之山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雜五臣作新道轉迥尋

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作孤嶼媚中川善曰

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左傳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註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善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趨向媚好也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

莫賞蘊真誰為傳想像五臣作象崑山姿緬邈區中

緣善曰鄭玄禮記註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註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

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也想象崑山上靈仙之姿髮髯然有似緣上始信安期術得盡

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髮髯也

養生年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

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向日安期先生古仙人

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初去郡五言善注與濟同濟曰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謝靈運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善曰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耻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羨會有遺榮賦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耻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

足稱達生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善曰禮記孔子曰耻名之浮於行也

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廬園當水之節又踈拙蹇訥故辭浮過之名

去栖巖卑位代躬耕善曰稽康絕交書曰子房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顧已雖自許

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五臣作象長卿善曰

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

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
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濟曰尚子平男娶
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自修
薄為游宦而已 言我皆似類 **恭承古人意促** 五臣作倣 **裝返柴荆**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
促裝高誘曰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云革
門荆竹織門也 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
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
於荆扉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善曰牽絲初
柴門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

初為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
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
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
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銑曰
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

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 **負心二**
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

十載於今廢將迎 善曰稽康幽憤詩曰內負宿
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

迎爾雅曰將送也 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迎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
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 **理棹遄還期** 遵者驚修

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理棹遄還期** 遵者驚修
垆逆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

秋月明憇石挹飛泉攀林蹇 居落英戰勝臞 貝
者肥止監 五臣作鑿 **流歸停** 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

機赴洛詩曰未數遵比者爾雅曰林外曰垆毛
長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註曰蹇采取也戰

勝明貴不如義止鑿明語不如嚙也韓子子夏
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

二者戰于曾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註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傳與亭同古字通齊曰遵依坳野翹向曠空憇息挹酌奉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臞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曾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鑿照以其不流而歸將止焉今我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五臣作將體而止之即義唐化獲我擊壤聲善曰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士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千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初發石首城

五言 善曰伏韜北征記曰石首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

是曰京師餘註與良同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覲乃表其具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墨色也

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墨色也斯言之玉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易為汚染不可去也緇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善曰周易曰

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

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

成錦文也。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孳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寸心若

不亮，微命察如絲。善曰：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漢記：柔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濟曰：言我寸心若不

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翰曰：日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

內出宿薄京畿晨裝搏團魯。五臣思楚持切。史曰：出宿于濟，莊子曰：搏扶搖而上。楚辭曰：溢颶風而上征。良曰：薄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搏

特也。曾颶，高風也。謂張帆特高風而行。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曰：已遠風波，豈還時。善曰：再謂前之永嘉

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迢迢，善作萬里

帆，茫茫終何之。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迢迢遠也。茫茫廣大貌。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

期。善曰：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子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霍山為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濟曰：羅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越海陵三

山游湘歷九嶷

五臣作疑善曰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上三

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名湘江也言越江海游歷於此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善

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曰暮遇之

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旦暮言近也悽悲也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死曰

孔子曰義士不欺心銑曰言我皎然明發之心松栢不為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

能欺辱於已

道路憶山中

五言 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

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昔絕越客腸今斷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

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嵇故稱越客焉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斷絕雖殊念俱

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善曰廣雅曰款扣也

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

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追尋栖息時偃臥任縱誕

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

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

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銑曰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

知纂繼誰人也不怨秋夕長恒善作苦夏日短濯流激

浮湍息陰倚密竿上聲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謂倚密竹以

就陰懷故五臣作回善曰言春暎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回不新歡含悲忘春暎五臣作暖

善曰言春暎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回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濟曰言懷故山不可

得為新歡常含其悲忘至春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善曰

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散之清散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

並琴曲名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善曰危柱謂琴

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良曰訴告也危柱促

管使其聲急而哀以敘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五言銑曰彭蠡太湖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祈

屢崩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

其岸崩頽奔波也 **乘月聽哀狔** 狔以 **浥** 於 **露馥芳**

孫 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狔之響濕露而行為翫芳叢之馥狔雖

也說文曰浥濕也 濟曰狔狔 類其聲哀也馥香也芳蓀草名 **春晚綠野秀巖**

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昇攀崖照石

鏡牽葉入松門 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 翰曰秀色

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 **三江事**

多往九派理空存 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

潯陽 良曰我所經三江九派 **靈** 善作 **物** 善臣

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

作 **珍怪異人祕精魂**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珍怪奇偉

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菟 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

皆祕其精菟 不可見也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 五臣 **流温** 善

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

也 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 **徒作** 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温潤而不見

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善曰言奏曲冀以消憂絃

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也絃絕謂曲終也言 曲終而別念彌厚

入華子崗 五臣 **是麻源第三谷** 五言 善

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角里先生弟子期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

榮良曰謂南中銅陵映碧澗善作石磴瀉紅善曰蘇林漢書

泉善曰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註云

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

色紅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善曰栢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

無不利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險徑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住故云棲也

無測度天路非術阡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

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路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羽

人絕髮髯丹丘徒空筌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遊仙詩曰

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翰曰登升

筌迹也升衆山之高邈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圖牒

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五臣後安知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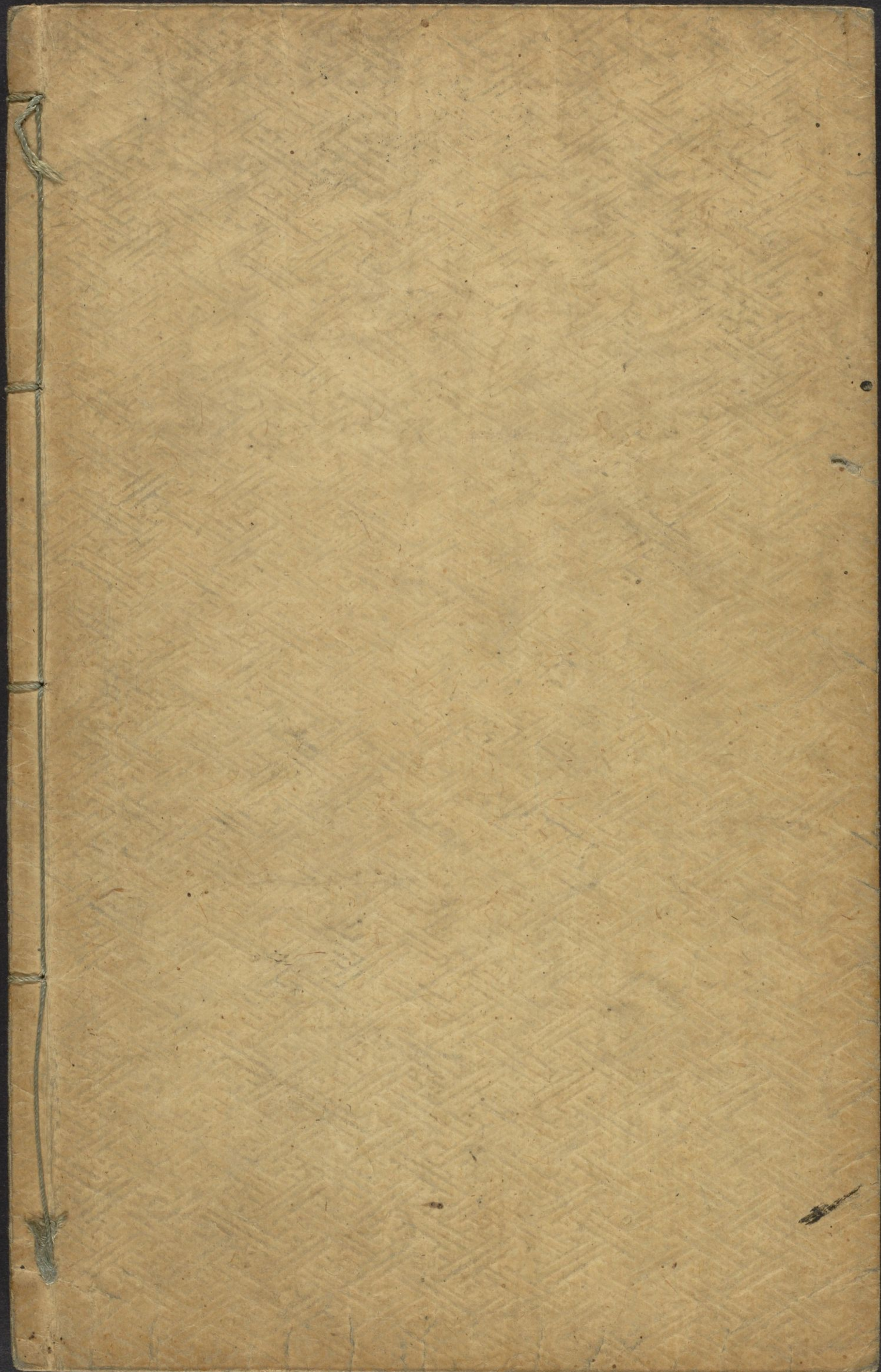
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善曰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

國論語註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琴安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

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
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
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
恒充俄頃用豈為古

今然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
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
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註
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
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
原矣銑曰恒充少時為
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六
兩山曰人燕其
山劍來



T5236 .03/4M

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8

詩

文選

十三

卷三十一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行旅下

北使洛

五言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

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

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銑曰宋高祖北伐

府遣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改服飭勅徒旅首路跼險艱善本作難善曰

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俶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飭整首初

跼履艱難也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善曰阮籍詠

躍飛泉夜飛過吳洲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

中翰曰楫棹秣粟也言自塗出梁宋郊道由

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周鄭間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前

登陽城路曰夕望三川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

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在昔輟期運經

始闢聖賢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

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

歲銑曰闢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

賢經伊濬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善曰伊濬二水

毀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註

曰津濟渡處也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

館盡毀故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翰曰言其

無尺椽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善曰言王道被於八

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衮闕闡我王猷毛詩曰

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濟曰言宋高祖之

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

陰風振涼野飛雲善

值冬時冒寒氣而苦辛

作矜茂窮天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

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

雪

故曰三川也

銑曰即洛陽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故曰三川也

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
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 濟曰替亂窮

終也謂終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善曰引猶
歲之天時

曰上置酒沛宮 隱憫 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善
銑曰引發也

楚辭曰隱憫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
曰車殆馬煩 向曰隱憫憂歎貌威遲馬行貌

煩勞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譽 善曰言當歸來
也

而譽本期 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僂失
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 蓬

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善曰言已有蓬心事既
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
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濟

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

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
我志也飛

飄薄迫也

還至梁城作 五言 良曰自
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 善曰楚辭曰登石齋
兮遠望路眇眇兮默

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 銑
曰眇默遠貌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 昔

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瞻東路傾側不及

羣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步崇丘楚辭曰肩
傾側而不容 向曰昔邁謂前北使時在北

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 翰曰言雖揚
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

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濟曰徒故國多喬木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

空城凝寒雲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隴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

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肩幽闈黍苗延高墳善曰說文曰肩門之闕也

墳墓毀撤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於泉戶如有銑曰謂遭晉亂也

關閉延滿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關閉延

尊貴誰獨聞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

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

義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良曰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曷為又游客憂念坐自殷善曰毛詩曰憂心殷翰曰曷何殷深也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五言

齊曰延年與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貞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

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良曰江漢二水名餘同善註三

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

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註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相

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銑曰淪猶會也江相沅水皆會巴陵至

洞庭波號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謁草盛貌荆亦楚也牧則

陶牧經塗延舊軌登闈人訪川陸善曰周禮曰地名經塗延舊軌登闈人訪川陸國中經塗九

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闈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直鄭玄周禮註曰延

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陰河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闈城也

山信重複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

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翰曰周而復疊也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園于日善曰尚書曰

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含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

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濟曰囹圄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清雲芳靈岳陽曾暉薄瀾澳於六善曰說文預左氏傳註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向曰霧氣也霽雨止也曾暉

日光也瀾水波澳水曲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善曰潘懷縣詩曰涼颺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

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銑曰遠風謂古跡也楚辭云日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善曰

極千里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善曰即倚伏也向曰往還起

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註曰介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也介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竟施於何人也其明

德獨流於吉 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善曰論善之士也 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註曰藝樹也 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 藝種也

還都道中作五言 善曰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荆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 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善曰江賦曰駭

也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善曰廣雅曰道急也 風適疾由 善曰廣雅曰道急也

儔侶也 鱗雲貌獵獵風聲 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善曰鷗水鳥也 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登艦眺淮

甸掩泣望荆流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頭刺櫂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 絕日盡平原時

見遠煙浮善曰絕猶盡也 倏悲坐還合俄思甚 兼秋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言憶臨海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善曰周 思復 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 誰令

乏古節貽此越鄉憂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之人

不可以越鄉 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責已之詞

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善曰翻

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

新林浦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趨善曰宋孝武之江州

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上入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山西南北馳騫往來

歸雲中辨江樹善曰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

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善曰

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 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貌屢數也

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

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濟曰滄

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 嚙塵自茲隔賞心於此

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

遇 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

嚙塵 嚙曰嚙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絕而與

心事 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善曰列女傳曰

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雨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暮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銑曰

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善曰方言曰亘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

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 善本然棲 善曰相

高貌 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 上干

蔽白日下屬帶廻谿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蔽虧

交藤荒且蔓 獨鶴方朝 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

饑鼯此夜啼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

鼠五技而窮 雲已漫漫多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

雨亦淒淒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

尋幽蹊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

緣源殊未極歸徑窅 善曰聲類曰窅遠

如迷 善曰聲類曰窅遠

要欲追竒趣即此陵丹梯 善曰

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

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

曰緣亦尋也源

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
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
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濟曰要約也奇
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皇

恩竟已矣茲理度五臣無睽善曰西京賦曰皇

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銑曰若天

休沐重還道中五言善曰休假也沐洗

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良曰休

謝玄暉

游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善曰孫綽子曰或問

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

似休汝車騎非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

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

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

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

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家 濟曰同善注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

騎乃非 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善曰枚乘集

表紹也 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善曰枚乘集

訣賦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

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

道以寫水 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

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所陽亦不可變去也

汀葭稍靡靡江茨他復依依 善曰毛詩曰葭蒹

敢 揭揭毛萋曰葭蘆

文選二十三卷

也蒺藜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蒺藜皆水草名靡靡

依依隨風貌田鶴遠相叫沙鴉保忽乎飛雲端楚山

見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向曰鴉水鳥

翰曰表外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善曰古詩曰淚

下沾衣裳濟曰征行淚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

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

非善曰愁康秀才詩曰古酒盈罇陸機曰日出

光景而望芳菲之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微志

節稍得解其鄉思善曰管子曰先王狹輕軒冕恩甚戀重善曰管于曰先王

銑曰微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

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闡門也闡門天子

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

歲華春有酒初服便

郊扉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

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五言善曰山謙之

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

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良曰喻登山望用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也

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日薨屋簷也參差連絕貌
銑餘霞散成綺澄

江靜如練喧五臣作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

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

祭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月
余旋歸哉向曰覆蓋英華也翰曰言思歸

未果故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善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

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濟曰佳期謂友有

情知望鄉誰能鬢軫作軫字不變善曰劉琨與

日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
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

日鬢黑髮也縝與鬢同向曰言人情有望鄉
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五言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蕭蕭戒徂兩善曰攸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

書曰戎車二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蕭蕭宵征許慎淮南子註曰裝束也向曰擾擾

卒迫也蕭蕭嚴敬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鳥泱

也徂往也兩車也莫蕩善曰寥落星稀之貌也字猶霑餘露團

稍見朝霞上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故鄉貌

已復山川修且廣善曰班固燕山銘曰復其貌

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濟曰復遠脩長也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

賞勅躬每跼局躋音瞻恩唯震蕩善曰曹子建

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

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鈞命決曰勅躬未

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

不躋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 銑曰文奏謂官

簿書懷人懷友人也 向曰勅誠躬身也跼行

躋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

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

鞅也又曰鞅柔革也鞅於兩切

望荆山五言

江文通良曰淹時授建平王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善曰沈約宋書曰建

平王景素為右將軍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

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

重險楚之北塞 南關繞桐栢西岳善本 出魯陽

也 濟注同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

縣有魯陽山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

桐栢山名西岳謂 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

西有山魯陽縣名

風撓五臣 重林雲霞蕭川漲善曰周易曰撓萬

物者莫疾乎風說

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蕭寒也江賦曰濟江津

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 向曰言秋暮氣寒日

短也 翰曰肅善曰 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善曰

清明貌漲水也

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濟曰歲晏

喻年老君老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

王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善曰袁淑正情賦曰

解蘊麝之芳衾陳王

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
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良曰玉柱
玉徽琴也掩露
含霜謂秋夜
一聞苦寒奏再五臣使豔歌傷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
敷豔歌行古辭也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
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
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且發漁浦潭

五言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翰曰赤亭山名擢歌

發中流鳴鞞響沓障

五臣作嶂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擢歌縱水謳字

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擢歌鼓擢而歌也沓嶂重山也
村童忽相

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殊狀

善曰張衡

七辯曰蹊路詭怪良曰森森荒樹齊析析寒

沙漲

善曰謝靈運山居賦註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銑曰森森長密貌荒樹野樹也

折折風聲藤垂鳥易陟崖傾嶼難傍

去聲善

張起也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

陟升傍

信是永幽棲

五臣豈徒暫清曠善曰謝靈運方

近也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
蒼頡篇曰曠踈曠也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

已游而坐嘯昔有委卧治今作令可尚

善曰張璠

註瑁音津，音質。漢書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則而治之也。濟曰：後漢岑暉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瑁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瑁，但坐肅遲言坐肅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則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銑曰：夙齡謂

少年時也。晚泣，謂暮年臨職。

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

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傾壁，忽斜豎絕。

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

山頂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音濺。善曰：尚書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向曰：漫漫平流

貌賤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

翰曰：棠櫻皆果木名而開

發其花也。花朱色如火欲燃也。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善曰：楚辭

曰：游子憺兮，忘歸揚。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

喻君子。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春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

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術，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良曰：言我終當

顧此採芝草而服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言

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銑曰新安郡名京邑 冊陽郡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善曰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

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五臣作停樹百丈見游鱗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 滄浪平有時濁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

清濟涸無津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

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歷淮於澤賈逵國語註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 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

涸濟歷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豈若乘斯

去俯映石磷磷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濟曰斯

謂此水磷磷水中石貌紛吾隔躡萍寧假濯衣巾善本作布衣

願以潺湲水五臣作未霑君纓上塵善曰躡萍謂去

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維子曰潺湲水流貌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躡濁穢

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
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
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
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
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善本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

得又勞師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
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
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
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勳遠非
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 向曰謂曹

公仲武必不勞師旅也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善曰曹
操為丞

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
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

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翰一舉
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

滅獯虜再舉服羗夷

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
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

號也濟曰獯虜
羗夷皆遠蕃名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善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
如拾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
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 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軍中

善本

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善曰杜預左氏
傳註曰飫厭也

說文曰饒飽也 向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拓地三千

里往返速如善本飛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

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歌舞入鄴城所

願獲無違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

獲盡也 晝善本 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善曰

日薄言旋歸 向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

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善曰左氏傳曰賓子孟適

之待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

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

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

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 銑曰同善

注繫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

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

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

恩之實也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善本無不

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 耦而耕 向曰伊尹負

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

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祭自謙也 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善曰孔叢子曰趙簡

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殺廼與而趣為操曰翺 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

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翰曰同善注祭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翱翔以退居以祭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祭從征吳作此四篇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也

我君順時發栢栢東南征善曰穀梁傳曰葵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栢栢于征逖彼東南向曰我君曹公也栢栢武貌東南征謂征孫權

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善曰外曰垆銑曰被徧也征夫懷親戚誰能無

戀五臣情拊衿倚舟楫眷眷思鄴城善曰漢書累足撫襟卑蒼曰檣旣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向曰時祭從軍

喟然感鸛鳴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泊泊不歸歎于室毛萇曰垤塏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頤切翰曰祭自言

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濟曰此祭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善曰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銑曰齡年徂往也

今我神武師暫五臣往必速平弃余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

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權也親睦親戚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善曰毛詩

今不素餐兮向曰無能夙夜自併普性思逝

若抽縈善曰廣雅曰併忼慨也將秉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

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其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

聞金聲而退良曰言我將被羽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濟曰謂孫權為方舟

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

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善曰古

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蟋蟀夾岸鳴

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孤鳥翩翩飛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

飛征夫心多五臣作兩懷悽愴令吾悲善曰禮記曰

子履之必有下船登高防草露霜我衣善曰說

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良曰高防謂戍守之地迴

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

身服干戈事豈得五臣作能念所私善曰孔安國尚

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善曰善人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
以成人矣 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

白馬津 塞白馬之津 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善曰六韜曰武王伐

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

萬人也說文曰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

浪曰言連舫兵甲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

之多也艘舫船也 善曰

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

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銑曰率循勲功也將定

舉平權 之功也 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

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 向曰惟

帳也聖君 謂曹公 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善曰論語

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

可謂具臣矣 濟曰蔡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

才而具官 位之臣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 善曰論語

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

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 良曰漢光武賜陳

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

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 銑曰 完十七猶凡士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不素餐兮漢書

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 向曰 雖無鈇刀用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庶幾奮薄身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鈇刀一割之力班孟堅答賓戲曰擗朽

摩鈍鈇刀 翰曰言我雖無鈇刀一割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善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濟曰悠悠悠長也靡靡愁貌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

曰北夷作寇 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 善曰高誘淮南

子註曰聚木曰榛 蘊 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良曰榛叢由從也 蘊 蒲葦蒲葭葦皆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鳴摩 善曰禮記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

天游 善曰禮記孟秋極高飛 銑曰葦蒲葭葦皆水草名 向曰鸛鳴

皆鳥名摩天言高也 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 翰曰曹公

譙人故 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野館宅 治之田也 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

充鄼里士女 善作 滿莊 善曰韓詩曰蕭蕭兔 且施于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廋九

交之道也 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鄼莊廋皆

道自非賢聖善作國誰能享斯休善曰孔安國

也當也銑曰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善曰詩

賢聖謂曹公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向曰客祭自謂也願留願留於燕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四言

顏延年翰曰宋文帝時郊祀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

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也寶命天命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炳海

表岱系唐胄楚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曰楚元王上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上彭城

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

徐州之境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

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竟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

靈監睿文民屬睿

武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監無奄受敷錫宅中

拓字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歛是五福用

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

中開拓疆宇巨地稱皇肇天作主善曰燕然山銘曰

曹植玄暢賦曰肇天壤而作皇孝經鈞命決曰

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

膺期順乾作主月竈充來賓日際奉土善

曰巨徧罄盡也

甘泉賦曰西暨月髓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窟曹植玄暢賦曰緬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濟曰窟窟也月窟西極日開元首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正禮交樂舉

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

應乎下和之至也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也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起於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

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善曰周禮曰以官府六聯

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

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

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曰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

也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

皆有序有牲

全在滌有絜在俎善曰周禮曰充人

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

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向曰犧牲體完曰牲在滌謂在牢中也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

也

以薦善作王衷以荅神祐善曰杜預左氏傳

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翰曰薦進衷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

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日維繼帝天饗祭也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

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

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稷之種良曰

言天子備聖孝之道禮行宗祀敬達郊禋善曰

有事謂有祭祀之事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

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

享謂之禋銑曰禮行敬達謂徧禮也宗祀謂

先祭於祖郊禋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禋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善曰漢書曰金枝秀華應

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

廣樂矣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

樂也**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善曰毛詩曰三后在天

命豕宰降德于兆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

在天陟配在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没精氣在

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奔精昭**

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也臣

作**夜高燎煬晨**善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

常以正月上辛祠其泉昏時夜

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

檮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濟曰同善注奔

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也陰明浮爍沈滌深

善曰

禮記

精意以

宗祀謂

鈞天

在天

既没精氣在

臣

史記曰漢家

夜

奔精昭

深

深

深

深

深

深

深

深

星驅扶輪

善曰王逸楚辭註曰望舒月御也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天文志曰案節

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

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

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

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向曰言天福之

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駟乘木玄虛海賦曰

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

轡遙與遠駕曜曜振振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

傳註曰振振盛貌遠駕神駕也翰曰興起也

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與也下至於地故云遠

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貌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古辭

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

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

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飲馬長城窟行

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余

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

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

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

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銑曰長

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

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

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是行

青青河畔

善本草絲絲思遠道

善曰言良人行

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註曰絲絲細微之

思也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絲絲心不絕

貌遠道不可思夙五臣作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五臣作相見善

廣雅曰昔夜也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向曰展轉反側

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

相為言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袒人入門成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知天

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

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客從遠土各自保己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

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善曰

鄭玄禮記註曰素生帛也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書於絹

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上

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

言加餐也

君子行五言下向曰言君子之道

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閒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

盜瓜正冠疑盜李也

文選二十七卷

比肩

鏡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

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鏡曰白屋

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

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何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遵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憂微風吹

善曰毛詩曰微風吹

善曰長門賦曰徒履起而彷徨

濟曰關門也

濟曰關門也

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徒履起而彷徨

濟

春鳥翻南

飛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

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

爾雅註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五言

五臣有平調字

善曰

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

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

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良曰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
善作行善日晞
善曰毛詩曰湛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善曰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善曰焜黃華葉衰貌也

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善曰尚書大傳曰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善作乃

怨歌行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

班婕妤
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

新裂齊紈素鮮皎
善作絜如霜雪
善曰漢書曰罷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善曰古詩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
善曰

常恐秋節發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

齊國裁成
善作

新裂齊紈素鮮皎
善作

絜如霜雪
善曰漢書曰罷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善曰古詩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
善曰

常恐秋節發
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

齊國裁成
善作

至涼颯

善作風

奪炎熱

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

也 銑曰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不見遺擲矣篋

懼寵之移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

魏武帝

善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

任俠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書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

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為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俟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銑曰如朝露言短促也去

日逝去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

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

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銑曰慨慷歎也 向

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 翰曰子衿詩國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青領者也

其心悠悠謂相思也

但為君故沈吟至今

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為知友

也沈吟喻
深思之意
呦呦幽鹿鳴食野之苹
平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苹萍也鹿得萍
賓客相招以盛禮也
鄭玄云華蘋蕭也
濟曰
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
魏武帝思此事
故引是詩也以結義

於文之意無妨害也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丁憂
從中來不可斷絕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
猶劣切
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
越陌度阡枉

用相存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
翰曰阡陌皆道也
南北曰阡
契闊談讌心念舊
恩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
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

善曰日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
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
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
之必至亦如烏鵲而樹求其可託之枝
山不

舊情
也
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
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
厭人故能成其衆
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
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
周公誠之曰無以魯
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
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
然一沐三握髮
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
論語素王受
命議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向曰山海所以不
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
周公以聖人之姿
歸其心亦猶此也
魏武有慕此因為成馬

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
歸其心亦猶此也
魏武有慕此因為成馬

苦寒行五言五臣有清調字善曰

因行遇寒而作也古曲有清調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

之摧善曰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

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

晉陽北高誘註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

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濟曰艱難

也巍巍高貌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宜陟此山

車輪為樹木何蕭索善作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

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善曰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善曰呂氏春秋曰天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

絕中道善作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五臣暮無

馬同時饑擔囊行取五臣薪斧冰持作糜善曰

悲彼東山

詩悠悠使我哀善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翰注

樂府二首

善哉行

四言 五臣作善哉行 善曰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

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銑曰謂山林之人節

行危苦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

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 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 谿谷多風

霜露沾

五臣作露衣 善曰說苑曰孺子野雉羣雉 古

猴猿相追

善曰毛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善

漢雅曰壘重也 翰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

無方人莫之知

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技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

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

不知 濟曰言山崖木枝衆 人生如寄多憂何 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為 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 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良曰人

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蟪蛄 今我不樂曰 善 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為也

歲月如馳 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

者但為其日 湯湯 川 流中有行舟隨波 月之速耳 傷 五臣作中

轉薄 有似客游 策我良馬被我輕 善作 迴轉 湯向曰湯流貌

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嬉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燕歌行

七言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死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佗

比皆類此 濟曰此 婦人思夫之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

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羣鷺善本辭作燕辭

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

五臣作思腸善曰禮記

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翻翻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游良曰憂思

結於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善

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賤妾乳乳守口箏切 銑曰慊慊心不足貌

空房善曰乳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

裳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向曰援琴鳴絃婦人自謙而稱妾乳乳者孤獨貌

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善曰宋玉風賦曰臣

賦曰吟清商追流微 翰 明月皎皎照我牀星

漢西流夜未央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

央 濟曰星漢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

天河央極也 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

河梁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

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
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笙篴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
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
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其
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曰笙篴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
知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
其天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
酒沛宮又曰賢大夫

有肯從我遊者
吾能尊顯也

中厨辦豐膳烹宰肥牛

善曰
鄭玄

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特美物曰珍
聲類曰宰治也良曰膳食烹煮也
秦箏何慊

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
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

不鼓瑟也
齊人亦善鼓瑟慷慨激揚也

銑曰秦人善彈箏

陽阿奏奇舞京

洛出名謳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
阿主家學歌舞向曰京洛之人皆

善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善曰禮記曰君
子之飲酒也一

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
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翰曰爵酒杯也

庶羞衆
味也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善曰史記曰
平原君以千

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齊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賓

主故以此
相酬焉

又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善曰論語曰
又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善曰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向曰磬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五臣作百年忽我適生在五臣作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燔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適終也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翰曰適猶疾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先民誰不死知命復善作何憂善曰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五言 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

也居篇之首故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作且鮮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

劍有千金之價向曰妖美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鬪雞東郊道走馬

長楸閒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鬪雞走馬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未至攬弓捷鳴

鏑長五臣驅上五臣南山善曰儀禮曰司射摺有彼南山三挾一鄭玄曰摺捷

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銑曰捷

引也鳴鏑箭名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

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兔也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

者鳥獸通稱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善曰毛詩曰

玄云鳶鴟屬也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善曰舞賦曰觀

者稱麗翰曰咸歸來善作宴平樂美酒斗十

千善曰平樂觀名濟善曰膾鯉臠子胎鰕炮善作

鼈炙熊蹯音煩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鯉蒼頡

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臠

熊蹯不熟良曰鯉魚名也臠臠也鰕魚鳴傳

嘯匹侶善作列坐竟長筵濟曰鳴嘯皆命呼也

筵席也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善曰漢書曰

外尚穿域踞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

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

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向曰連翩輕迅白日

貌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言多妙也

西南馳光景不可攀良曰攀留也言此者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

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

美女篇

五言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

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

五臣作西字音先協韻善曰說文曰閑

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向曰妖美閑麗也柔條紛冉冉葉

落何翩翩翰曰柔條嫩枝也冉

貌翩翩飛貌攘袖見素手皓

腕約金環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

釵鬋佩翠琅玕

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日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

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

羅衣何

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

蘭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

行徒用息駕

休者以忘餐

善曰慎子曰毛廬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禊祝曰懷秀女使

不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

路高門結重關

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註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

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

重關重門

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

善曰神女賦曰耀乎

言結閉也若白曰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

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

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

安

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

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時安定此親

以玉帛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善曰楚辭曰

者乎 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 衆人徒善作 嗷善曰

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

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

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 翰曰衆人徒嗷嗷喧

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 向曰盛年之人既

不與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

士之心而勞其志 則賢者竟不至矣

白馬篇五言 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

曲言人當立功立事 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善曰古羅敷行曰青

頭說文曰羈絡頭也 銑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日羈轡也連翩馬馳貌 班固漢書贊曰布衣

俠兒 善曰幽并二川名 向曰幽并二地名 少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善曰幽通賦曰維朔野

流沙也 翰曰揚其騎射 宿昔秉良弓楛矢

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

何參差 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 濟曰

秉執也 楛矢竹箭也 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

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 耶 渾藝經曰馬

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 良曰控引 仰

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 仰

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

銑曰接猱後屬也

律後類俯低也散
狡捷過猴後勇剽匹若豹螭

馬蹄言馳騫也
勅知善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勅離切

方言曰剽輕也
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

邊城多警急虜騎善本數遷移
善曰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

翰曰謂匈奴逼邊也**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

奴左顧陵鮮卑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

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
兵之書也厲策也登高隄望寇也
濟曰羽檄微

陵侵也鮮卑匈奴也**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向曰端際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編**

五臣**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

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

不若王子城也
良曰捐棄也

王明君辭五言并序

石季倫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

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

倫殺崇遂遇害

王明君者本是五臣**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作焉
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同註**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

五臣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君配焉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

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道路之思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

善註琵琶樂名其送明君亦必無必爾也其造

新之善本無之曲多哀怨之聲齊曰自是造故叙於

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善曰漢書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何曰我辭訣未及

終前驅已抗旌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旌

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

鳴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

良曰流離涕哀鬱傷五内泣淚霑善作珠纓善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内傷淮南行行

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子孟嘗君涕流霑纓

日已遠遂造到匈奴城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

飢翰曰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於氏支名善曰

日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

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今旃為墻音義曰旃

帳也蘇林曰闕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

向曰穹廬擅帳也闕氏單于后名殊類非所

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父子見

陵辱對之慙且驚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良曰殺身良不易默
蓋以女嫁匈奴故對之慙驚

默以苟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
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

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
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

義也 濟曰默然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善
隱忍貌苟且也

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
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胃憤盈 翰曰盈滿也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
曰思寄身於鴻鸞舉

六翻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 飛鴻不我顧
飛也 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 善曰毛
詩曰佇

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銑
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貌 良曰玉英

皆喻明君匣中喻漢糞 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
上喻匈奴也英花也

并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
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也 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
樂甘以其身與秋草俱凋墮不願生居匈奴之

中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善曰漢書張禹曰
有愛女遠嫁為張

掖太守
蕭咸妻

六臣註文選卷二十七

冰玉堂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樂府下

樂府詩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 善曰雜言古猛虎行曰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

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銑曰 猛虎食但取食 為名不從猛虎食但取食 其大體是勸人抗其志節義不苟容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

士多苦心善曰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今檢

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整駕善曰思玄賦曰爰整駕而肅時命杖策將遠尋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

氏傳註曰策馬槌也廣雅曰將欲也翰曰饑整其車駕肅敬時君之命執鞭以將遠適焉

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濟曰言路多疆日歸功

未建時往歲載陰善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歸

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為陰銑曰由此使日歲西歸歲時載暮功名不能立矣歲陰猶歲暮

也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善曰爾雅曰崇也廣雅曰駭起也

相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銑曰崇高駭驚也靜言幽谷底長

嘯高山岑善曰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

小而高曰岑向曰經過急絃無懦響亮節難

山谷之間而靜思長嘯急絃無懦響亮節難

為音善曰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

遠國語註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翰曰絃急則

調高故無懦弱之響貞亮之節亦難擬其德音

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五臣作襟善曰言未易何為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

詩曰人生實難濟曰涉於世路誠為至難何為開此遠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善曰夫蘊

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
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眷此正直之懷而不
得施展故愧於古今之人

君子行

五言 善曰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翰曰前

有此篇其意略相類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

五臣作險而難 善曰莊子曰有

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畧也 向曰夷平簡
易也天道無私故平 易人道多僻故險難
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善曰尚書有休咎咎徵杜預左氏傳註曰乘登
也廣雅曰躡履也 向曰休咎福禍也瀾大波
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平聲協韻 善曰左氏傳伍員目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註曰疾惡也呂氏
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
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 翰
曰言美惡相去不遠事有疑似則生禍患

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

善曰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

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
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
詩曰如履薄冰 銑曰近冰火必 掇蜂滅天道
罹寒熱之患近讒佞則致禍難

拾塵惑孔顏

善曰同良注 良曰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為

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王上臺觀
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
視而殺之吉甫使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
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已投于河矣掇拾也父子
之道天性之常由此而滅之呂氏春秋曰孔子
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食顏回得米而爨

之孔子望見回攬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乃進
於孔子孔子起曰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
不可向者矣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因攬而食
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
信而恃矣弟子記之矣煤煙塵也
因拾煙塵孔子顏回於是疑惑
逐臣尚何有

弃友焉足歎善曰傳毅七激曰閻君逐臣頑父
湘之間毛詩曰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
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銑曰父子與顏

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福鍾恒有兆禍

孔滅天道猶生疑惑逐臣弃友
比之何有可恨固不足歎也

集非無端善曰言禍福之至皆有漸也枚叔上
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

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
也言無端緒也向曰兆象也
天損未易辭

益猶可懼五臣作歡善曰言禍福之有端
兆故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

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

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

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

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

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

益之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

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

實難 翰曰天損之至非已所招故安之而不

辭也人益之來非已所召故受之可為歡也
良
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善曰荀悅申鑒曰側弁
扑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
引之 濟曰朗明鑒鏡也言鏡之明者豈遠假
乎但取之見傾冠也今賢者豈
外求乎但驗之在禍福而已也
近情苦自信君
子防未然善曰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
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

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良
曰淺近之情苦自信任是以遇禍君子之心防
慮未然長
以受福也

從軍行

五言 濟曰
苦天下征伐

苦哉遠征人飄飄五臣作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

戍長城阿善曰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

四遐四方也五嶺長城皆地名陟升巔上戍守

也深五臣作深無底崇山鬱嵯峨善曰列

華曰渤海之東有大壑馬實惟無底之谷秦嘉
詩曰巖石鬱嵯峨翰曰崇高也嵯峨高貌

蒼蒼攀喬木振迹五臣作跡涉流沙善曰史記曰武

為天下唱始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濟

日詩曰南有喬木書曰西被流沙振舉也

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集五臣作焦鮮藻寒冰

結衝波善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

也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實之寒冰良

也慘毒苛酷藻華也焦鮮藻為熱也結
衝波水結為冰也言經寒炎而辛苦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善曰鄴陽書曰胡馬遂進關

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

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

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
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銑曰胡北方越南方如

雲之聚如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善曰張衡
星之布

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向曰鋒謂兵刃也鳴鏑

名朝食五臣作餐不免宵夕息常負戈善曰戰國策曰衛行

人燭過免宵橫戈而進李陵答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註曰戈戟也翰曰免脫

也宵斃善曰列子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善曰列子

無心善曰列子高蹈

豫章行五言善曰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濟曰本

以豫章郡而為之以敘人代苦辛之意

汎舟清山五臣作川渚遙望高山陰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

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善曰廣雅曰軌

迹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周不廢懿親也向曰懿親謂兄弟遠尋謂遠

別也軌道也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善曰同良曰三荆三

枝共本也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二人將別無以分明日欲分庭有荆樹荆樹經宿萎黃乃相

謂曰荆樹尚然况我兄弟乎遂不分荆復悅茂故云歡同株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

汝知此何哭回曰以此哭之聲非但為死而已又為生離者也昔岷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

分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為其往而不返樂會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故云悲異林樂會

良自古悼別豈獨今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

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寄世將幾何日具無會日何難

停陰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

曰日昊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羣之嗟凶
翰曰昊日暮也無停陰言日月之速
前路

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善曰前路後塗喻壽命也
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濟

促促薄暮景
曰前路謂日月後塗謂性命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

亶亶鮮克禁
善曰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
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

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亶亶而過中
良曰促促短貌亶亶進貌薄暮喻年老也鮮克禁言少能

制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
善曰言何為復以也
此暮景不留之志

而曾是重懷悲苦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古
詩曰晨風懷苦心
銑曰何為復用離別之事

則是懷愁
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
善曰說文苦之心
善曰說文

向曰有遠夫之節嬰物累必淺
有短近之智能不至於深乎
行矣保嘉福景

絕繼以音
善曰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
善曰音
翰曰行矣謂去也但當自保

善福人之一別有如
影滅唯繼以音微矣

苦寒行
善曰或曰北上行
良曰前有此作意與是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嶮難
善曰或曰北上行
俯入穹谷底仰

陟高山盤
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
傳曰北方寒涼也韓詩曰在彼穹谷

王弼周易註曰盤山石之安也
幽也朔北方也穹窮陟升也盤者山首盤道疑
向曰北稱疑

冰結重澗
善曰爾雅曰巒山
積雪被長巒
善曰爾雅曰巒山

長狹者荆州謂之巒
向曰被覆巒山也
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

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善曰爾雅曰巒山
巒音歡
猛虎憑林嘯

玄猿臨岸歎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

曰玄猿素雌曰嘯嘯皆歡聲

銑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

善曰

喬高也慘愴寒貌恒常鮮少也

渴飲堅冰漿饑待零露餐

善曰

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

翰曰言饑離渴而飲水食露也然水時無露蓋文之踈也

思固已又

五臣作矣

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

苦恒苦寒

善曰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說文曰劇甚也鄭玄

禮記註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濟曰莫無也慊慊憂不足貌言別離已又遇此苦寒故寤寐

增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向曰蓋與前意不異

驅馬陟陰山山高

五臣作陰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

虜在燕然

善曰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解朝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

書曰寶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

良曰陟升也候何望者勁疆也虜匈奴也燕然山名

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

善曰鄭玄考工記註曰軌轍跡

兵車也軌迹也旌旆旗類徂往遷徙也

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

冬來秋未反去家邈

善曰縣遠也以縣

遠歸長也

善曰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

南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

良曰未德爭

先鳴凶器無兩全

善曰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
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曰戰者德之末也先鳴先登而師克薄賞行軍
大呼也與敵相持必有一傷

沒微軀捐善曰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將遵其陳

迹收功單于旃善曰漢書其延壽字君况北地

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

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域副校尉與其延

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

曰博望伏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良曰遵奉

也收取也單振旅勞歸士受爵橐街傳善曰穀

首於橐街

于匈奴君也

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

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

王以下宜懸頭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

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向曰將士受爵賞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善曰毛詩曰駕言出

念君又不歸濡跡涉江湘善曰毛詩曰君謂機

也濡跡漬足也涉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善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

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銑曰謂出見於

客也投袂奮袖也不及

撫膺攜客泣掩淚叙温

涼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

涼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温涼

九

也 向曰叙 借問邦族問惻愴論存亡 善曰毛

別離之歲月 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 親友多零

其死也亡 翰曰邦族謂鄉親也 善曰曹子建筮篋引曰親友從

落舊齒皆凋喪 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

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 市朝互遷易

齒萬事乃理 濟曰舊齒者老也 善曰仲長

城闕或丘荒 善曰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

謂吳之市 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芊芊 善曰昌言曰

朝城闕 古之葬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 天道信崇替人

向曰謂機家墳壟也 善曰國語藍尹壘曰君子獨居思前

生安得長 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 翰曰崇

與替 慷慨惟平生 倦仰獨悲傷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

於心 莊子曰倦仰之閒 濟 賈逵曰言登山下

曰慷慨歎息也 惟思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銑曰言登山下

命駕登北山 延佇望城郭 善曰孔叢子孔子歌

結幽蘭而延佇 良 塵里一何盛 街巷紛漠漠

善曰鄭德漢書註曰塵謂城邑之居也 向甲

曰一塵一家之居也 五隣為里 漠漠布列貌 甲

第崇高闈洞房 結阿閣 善曰漢書音義曰有甲

曰媯容脩態 緬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

鳳皇巢阿閣 鄭玄周禮註曰四阿若今四注也

華薄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邃宇列綺** 濟曰湛湛水平貌草木叢生曰薄

窳蘭室接羅幕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 蘭為室柱為梁楚辭曰蒨阿拂壁羅幃張 曰邃深宇屋也綺窳窳為錦綺之文也蘭室取其香也羅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 善曰言淑 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 矣良曰淑美也言以此美色之女升進於君

以亡國之樂承君顏而作刺時以 **人生誠行邁** 聲色冒於上也哀音亡國之音

容華隨年落 善曰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 五臣 作過 行客 向曰言人生處世實如 **善哉膏粱士營**

生奧且博 善曰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 行過容色隨年歲而凋落也

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 止也韋昭漢書註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

矣 **宴安消靈根醜毒不可恪** 善曰左氏傳管敬 翰曰善哉歎美之因以譏膏肉之肥者梁食之 精者言富貴食此精肥之士營生深奧且廣博

安醜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醜毒也 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

也 濟曰黃庭經云玉池清水灌靈 **無以肉食** 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喻身也

資取笑葵與藿 善曰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 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

也 良曰無以肉食而自安是以取笑於食葵 藿貧賤之士

齊謳行 五言 善曰漢書禮樂志曰齊 謳負六人 銑曰此為齊人謳

文選二十八卷

十一

歌國風也其終篇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苟有所營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善曰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

營丘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註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

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向曰營丘地名太公所封也負背爽明也

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善曰毛萇詩傳曰控

齊有清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鳴連軒翥之雙鷗崇或為嵩非也

高之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善曰左氏傳晏

處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

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

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善曰尚書曰海岱惟

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禮記曰恒豆之俎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

曰百品千名銑曰錯雜也孟諸吞楚夢百二萬類千名言所出非一種

侔秦京善曰子虛賦曰齊浮渤解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帶芥漢書

田胥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秦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

曰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

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

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良曰孟諸齊之澤名

傾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訶齊曰表東海者其大

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
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濟
曰恢大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道有
故云定周傾也后君也言君者尊之也

迭代人道無久盈善曰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
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

翟公再盈再虛也善曰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善
翰曰迭遞盈滿也

論語荷簣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游
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

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
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守之使勇者常守

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
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

子曰不離於真謂之善曰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至人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爽鳩氏始居此地李斯因之而逢伯凌因之而
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

非君所願也則助革切良曰苟且徂往行行
也吾子謂齊侯也安得停謂不可求長存

將復去長存非所營善曰西京賦曰若歷世而
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

營善曰行行漸去貌長
存之事非由經營而得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善曰崔豹古今注曰陌
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

乘玉仁為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
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

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
陌上之歌以自明

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善曰山海經曰暘谷

桑也十日所浴新語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濬

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善曰呂氏春秋曰列

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楚辭註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厦邃房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

廣雅曰閑正也濟曰妖美濬深淑善也清顏清潔之顏惠好也閑謂舒緩美目揚

玉澤蛾眉象翠翰平聲善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

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曰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

翠羽鄭玄尚書大傳註曰翰毛也翰也鮮膚一曰目若玉之光澤眉象翡翠之羽翰也

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善曰

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良曰窈窕婉媚皆美貌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善曰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

曰粲粲衣服向曰服衣也粲粲鮮明貌綺紈繒類金雀垂藻翹瓊珮結

瑤璠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註曰翹羽名也毛詩曰

佩玉瓊琚杜預左氏傳註曰璦璠美玉也方駕

揚清塵濯足洛水瀾善曰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註曰方併也司

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揚雄太玄賦曰踞弱水而濯足銑曰方並駕車也瀾波也

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善曰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

應 良曰藹藹盛貌佳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駢

人繁多若風雲之會 蒲軒 善曰蒼頡篇曰駢衣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

田 善曰蒼頡篇曰駢衣車也 清川含藻景高 崖 五石 被華舟 善曰藻景華景也 向曰藻草

華也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善曰蘇武詩曰 馥馥我蘭芳又

曰誰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翰曰 悲歌吐清 馥馥香氣也揮舉也泠泠謂箏聲

響雅舞播幽蘭 善曰列子曰秦青撫節悲詞韓 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註曰播揚也宋玉風

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 良曰 播揚雅美也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善曰洛

幽蘭曲名 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善曰洛 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

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履 躡 銳曰九秋曲名七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盤楚舞妍美陵過也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鸞 善曰卜蘭七牧曰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

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 綺態隨顏變沈 向曰迅急也驚鴻集鸞舞之狀 綺態隨顏變沈

姿無之 五臣 源 善曰乏或為定 向曰綺美之 姿無之作定 源 態隨舞容而有沈深之姿縱橫

而不出其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懼 善曰張衡七 源不定 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懼 善曰張衡七

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 遺 曰步徐行也 良曰阿那柔弱貌咸皆也 遺

芳結飛颺浮景映清端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 芳結飛颺浮景映清端 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

銑曰結束颺風也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 舞影映於波瀾 冶容不足詠春游良可歎 善

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良曰言 事雖不足歌詠然芳春之游良可歎美

文選下八卷 十五

長安有狹邪行五言 向曰言世路險

措手 足矣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善曰爾雅曰二連謂

旁出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

行曰輜駟飛轂交輪 翰曰貴者朱其車輪交

於岐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善曰華景日也

漢書云日華曜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也躡飛塵言輕疾也 善曰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

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為

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馬軾而觀之尚

書曰俊民用康 濟曰佩玉之人皆非樸實儒

士乘軒憑軾者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善曰

皆輕俊之子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善曰漢書

如芳春 卿故倦游 向曰自謂亦傾蓋承芳訊欲鳴當

與朝廷之士有舊親也及晨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

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良曰傾蓋新相逢者芳訊美言也而有新知之

人見我如此以美言勸我須守一不足矜岐路

早進仕猶雞之鳴及於朝也良可遵善曰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

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故為天下法式翰曰守貞一之道自取苦辛

也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善曰楊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

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銑曰若行步中乎規矩不可致曠遠之迹而逮及前人者矩行以正直之道將求

四時不必循善曰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不必相循解朝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

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言我試投足於邪路其事果然寒暑具在於斯不待更循四時而後致耳

軌要子同歸津善曰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詞也言我自試不能履於邪徑理終殊塗而同迹竟與子歸乎會合之地

前緩聲歌五言 命長緩故流聲於歌曲中也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善曰淮南子曰掘

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翰曰曾城九重王母所居處在岷嶓山上也仙

靈聚族高會於曾城之曲阿曲也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峨峨善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慶雲 良曰慶雲端雲也嗟峨雲盛貌

處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善曰楚辭曰迎處妃

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慶求之見其父與數人

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

白鹿從十餘王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荅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 銑曰處妃洛水之神王子晉與衛叔卿於華山博劉根游華山見神人謂

根曰汝聞韓終乎根曰聞曰我北徵瑤臺女南

是也興起也太華即華山也

要湘川娥善曰爾雅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

懷湘娥王逸楚辭註曰堯二女娥皇女蕭蕭霄

英墮湘水中為湘夫人也良註同

善本作宵駕動翩翩翠蓋羅善曰毛詩曰蕭蕭宵征

翻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翰曰蕭蕭車行

貌霄駕謂薄天而行翩翩輕貌似以翡翠羽為

蓋而羽旗棲五臣瓊鑿王衡吐鳴和善曰琴道

羅列水嬉則建羽旗瓊鑿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

鳥故曰棲也楚辭曰鳴王鸞之啾啾又曰在玉

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禮記註曰鑿

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註曰鑿在軾和在

衡濟曰鑿和皆鈴也栖倚太容揮高絃洪崖

復玉衡輓也皆在於車上

發清歌善曰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註曰太

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向曰

揮發也高絃謂高張琴瑟絃也洪崖三皇時樂

人後皆登仙故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善曰

得作樂于曾城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遙與輕舉登

霞倒景良曰衆仙會畢乘霞而去摠轡扶

桑枝五臣濯足湯五臣谷波善曰楚辭曰飲余

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濟曰摠整也清

扶桑暘谷皆日出處言須臾至此而整轡濯足

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善曰淮南子曰馮夷大

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

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萬方徂而星集

翰曰羣仙飛舉溢滿天門

垂降慶福惠賜我皇家

文選二十八卷

十八

長歌行五言 向曰前有

遊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善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云日月之

經天河海之帶地 良曰遊往寸陰無停晷尺

波豈徒旋善曰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

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 銑曰日景不留川流不反謂寸

尺者以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善曰楚辭曰少言之

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

改曲 向曰年往時來其迅疾信如遠期鮮克

及盈數固希全善曰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

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謂未

日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

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

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 翰曰遠期謂上壽

百二十歲及此期者少能有之滿盈比容華夙

數者固希全矣希少也希全謂無一也夜零體澤坐自捐善曰無故自捐曰坐也 濟

潤指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善曰爾雅曰延

棄也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善曰莊

物謂容華體 澤也苟凡也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善曰四子講德

文選卷之八 十九

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翰曰竹帛謂史籍也古人書於竹簡

及素帛迨大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善曰毛萇宣述也

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承閑而自察濟曰迨

屬也歲未暮喻將老也言屬及我未老以承閑暇之日長歌定分以自慰也

吳趨行五言善曰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謠其地也良曰

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區善曰楚妃樊姬齊娥楚妃歎曰歌辭楚妃歎莫知其所以楚之賢妃

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

白謳齊歌也良曰楚妃楚姬也歎歎其德齊娥齊后也善為謳歌人皆採以為曲四坐

並清聽聽我歌吳趨自有始請從昌作閭

門起善曰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

立閭門象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善曰吳地

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為閭闔門高樓閣道西

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翰曰峨峨

高貌飛閣高閣也跨猶帶重藥承游極回軒啓

也帶通波謂連江海也重藥承游極回軒啓

曲阿善曰西京賦曰時游極於浮柱結重藥以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

今四註也銑曰藥拱游浮極棟也回軒長窓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冷冷

藹雲貌慶雲瑞雲也冷冷風聲也鮮風清風被覆也過度也

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善曰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

長也嘉善也秦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善曰史記曰

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

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

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

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

汨其泥而揚其波向曰太伯仲雍二人逃於

荆蠻以避之季歷果立故謂導仁風也荆蠻義

而歸之立為吳太伯早卒仲雍有後遂啓於吳

故云揚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善曰毛萇詩

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傳曰穆穆美

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

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翰曰延陵子吳公子季

札也季札聘諸華夏觀樂以知盛衰灼灼然有

暉光於王迹蹟作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善曰孟

者之跡懋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濟曰謂後

來王道頽壞由於陽九之厄也九者陽數之極

重陽無陰萬物不交理之困極而天下亂矣大

帝功興於四方謂三國時魏蜀與吳並立也大

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善曰吳志曰孫權字仲

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

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向曰

吳王孫權謚曰大皇帝富春人也頓

下也謂舉手下羅天下英賢而用

邦彥應運

二

二

二

二

與蔡若春林葩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彦今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微

符合應錄次相代也濟曰國之美屬城咸有士應時運而至粲然如春林之發榮

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善曰蔡邕

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栢呂竇公孫司馬徐傳也四

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傑名家良曰十縣為屬城咸皆也言此八族猶未

足侈大四姓實有聲名之家言此者機吳人以重吳也文德熙淳懿武功

侔山河善曰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丞後漢

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翰曰熙廣淳厚懿美禮讓何濟濟流

化自滂沱善曰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

于畢俾滂沱矣濟曰濟淑美難窮紀商摧角

為此歌善曰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

日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註曰商推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良曰淑善也

塘上行善曰歌錄曰塘上行古

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銑曰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

塘上為歌也塘堤也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善曰張揖漢書註曰

似水薺也濟曰宣布也婦人自喻本在父被

母家居幽閑之室謙以德微不足以奉君子

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

池翰曰喻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善曰泉善曰

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

滄浪水色也良曰藻花也玉臺以玉飾臺滄

浪取其清以五臣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善

喻婦人清真五臣沾作露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善

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

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向曰自謂沐

君子之德也四節逝不處華繁五臣作難又鮮淑

有如此也五臣氣與時殞作隕餘芳隨風捐銑曰淑美隕落捐

歲特而致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善曰司馬遷悲

道悠昧人男懼智傾愚女愛衰避妍善曰莊子

理促兮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疆者不惜微軀退

但懼蒼蠅前善曰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

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翰曰蒼蠅能變易

白黑喻讒人也言不惜已身退弃但懼讒人毀

我於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善曰封禪書曰

君前光暮年喻老翰曰薄暮喻

老也欲君子存始終之情也悲哉行明帝造良曰客游感物憂思

而作焉

馬

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

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善曰毛詩曰睨

睨黃鳥載好其

音 銑曰鮮雲輕雲蕙草香 翩翩鳴鳩羽啾啾

草也淑美也時鳥春鳴之鳥 善曰禮記曰季春之月鳴

倉庚音 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啾啾 向曰翩

翻飛貌倉庚鳥名啾 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

善曰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

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

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 翰曰蘭

生於幽故云幽蘭盈滿也通谷深谷也長秀謂

草木長茂者被 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覆也岑山也 善曰

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

曰葛與汝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

曰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

蔓之尋猶緣也 濟曰女蘿託松樹而長蔓葛

尋山嶺而生言萬物皆 傷哉遊客 五臣作 士憂

有依附而客游獨無也 客游

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 善曰言已

蘿葛故憂思逾深也 良曰草色隨氣序而生

故目望而懷感也禽聲亦應時月而變故耳聞

其悲 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 善曰韋昭國語

詠 飛沈言殊隔也 銑曰其心邈

然若魚鳥之飛沈是傷心也 願託歸風響寄

言遺所欽 善曰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

向曰遺與也所欽 敬者謂知友也

短歌行 四言 翰曰前有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 善曰

日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

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

文選二十八卷 二十四

日人壽若朝霜向曰鶴酒器也良日言人壽促也逝往也朝霜見日而消時無

重至華不再陽五臣作揚善曰論語摘輔像

也濟曰言一歲之內時之一週無有重來者

花一落無有再發者以喻一生之中年一衰者

無復少年矣蘋以春暉蘭以秋芳善曰禮記曰季春

萍也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向來

日苦短去日苦長善曰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

多翰曰將來之日苦少今我不樂蟋蟀在房

已去之日苦多謂漸老也善曰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

月其除良曰房即堂感此時故不樂也言思

也深樂以會興悲以別章向曰歡會則起其悲豈曰

無感憂為五臣子忘銑曰言我豈不感年命之

其憂也子謂知友我酒既旨我有既臧善曰毛詩曰爾

嘉向曰旨美短歌有五臣詠長夜無荒善曰

肴肉臧善也曰紂為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翰曰相

與詠短歌飲長夜也荒廢也言雖歌詠樂飲無

得廢於政事

樂府詩

會吟行五言銑曰會謂會稽也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停繁音善曰沈約宋書曰控

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一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絃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良曰六引古歌曲名凡曲有三調惟所奏之緩佇謂稍息

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善曰廣雅曰聆聽也濟曰列筵謂四坐也咸

皆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善曰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

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向曰敷布也書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禹會諸侯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善曰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

江毛詩曰江有汜翰曰禹理水之功壺口冀州為始刊木謂斬木通道至於江之汜也水復

流曰汜此言禹迹在於吳也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善曰

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與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宋衷易緯註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向曰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

言後背海水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善曰上

橫鎮於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善曰上

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良曰山峯連接爭為千仞之高水流背向動有百里之曲

皮池漑粳稻輕雲暖松杞善曰毛詩曰漑池北

尤池漑粳稻輕雲暖松杞善曰毛詩曰漑池北

漑流貌也王逸楚辭註曰暖闇味貌也銑曰漑池蹙水灌田池也暖猶隴也杞亦木名

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善曰兩京東西兩京也

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向曰層臺指中天

兩京三都言皆不及會稽之美艷

高墉積崇雉善曰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

王肅家語註曰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也翰

曰層高也中天半天也墉牆飛燕五臣本

也三丈曰雉積雉言高也躍廣

途鷁首戲清泚善曰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

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泚渚肆呈窈窕容

也銑曰飛鷁良馬名鷁首舟名肆呈窈窕容

五臣路曜便娟子善曰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

作客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

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

陀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

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註曰便娟好

貌也向曰肆市也窈窕美好貌自來彌年

五臣賢達不可紀善曰爾雅曰彌終也

作世自來彌年

記將略勾踐善廢興越史識行止

述之善曰史記曰

柄於會稽後勾踐平吳周元王賜勾踐胙命越

史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就李闔閭傷

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良曰吳伐越後勾踐平吳故云善廢興當

越棲會稽之時勾踐欲往朝吳有一老人勸不

許往故云識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

行止善曰史

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

越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

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

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

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

以為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

門卒翰曰范蠡既佐勾踐平吳乃乘扁舟浮

江湖故云出江湖漢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故云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善曰列仙傳

楚人也父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郎

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

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

預左氏傳註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

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

居廡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

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牽綴書上

向曰旅獨也言獨為隱逸

風辭殫意未已善曰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

也止土風不忘本也向曰殫窮已

樂府詩八首

東武吟五言善曰左思齊都賦註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

曲名也 賦曰人有少壯征伐年老

被棄游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戀君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善曰漢書曰王邑請

向曰賤子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

尉占五臣募到河源善曰漢書曰張騫漢中人

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

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占

翰曰寒鄉北土也銑曰張騫為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召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寒垣善曰漢

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擊
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
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
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銑曰李廣為輕車
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塞垣長城也
密塗五臣作途**亘**萬里寧歲猶

七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
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

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良曰亘長也寧
歲無寇賊也言其行近途猶長萬里無寇亦歲

七度奔命也**肌力盡**鞏甲心思歷涼温善曰孟子曰
命也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

温涼也向曰言苦辛多年歲也**將軍既下世**

部曲亦罕存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
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

今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
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翰曰下世謂死也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善曰荅客難曰時異
事異濟曰孤績獨

有功也時事既異誰復為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善曰
古長

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馨**五臣作腰**鎌**廉
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刈葵**

藿倚杖收五臣作牧**雞**鈍善曰說文曰鎌切**昔如鞬**古
侯

上鷹今似檻中猿善曰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
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鞬即中

淮南子曰置後檻中則與狔同非不巧捷也無
所肆其能也良曰言少時如鷹在鞬上擬攻

禽獸既老如猿在檻中無所**徒結**五臣作積**千載恨**

施巧鞬以皮蔽手而臂鷹也**空負百年怨**善曰言怨在已若何負
向曰念見弃之深**棄席思君**

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善曰

窮老而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也晉

主言惠田子言魂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

手足胼胝面日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

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棄

之手足胼胝面日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

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

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

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濟曰言願得同晉主不棄席蓐如田子

方更收老馬雖復死沒不愧於鬼也幄帳也

出自薊計北門行五言善曰漢書曰薊故燕國也翰曰

薊北門名敘征戰苦辛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善曰漢書高祖曰吾

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濟曰羽檄徵

兵書也至咸陽謂及京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善曰臣

註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

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朔方郡武帝開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善曰漢書曰匈奴秋

曰弓人爲弓筋也者所以爲深也竿箭幹也並
公旱切 良曰嚴秋謂秋氣嚴厲筋謂弓竿謂

箭也勁亦堅也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善曰
虜謂匈奴也 說苑

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 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
曰遺使冠蓋相望於道

梁 善曰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
賢王庭爲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

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其
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 向曰鴈行魚貫皆

陣勢也石徑山石峻峻處 簫鼓流漢思旌甲被
飛梁絕水爲浮橋以度也

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善曰易通卦驗
曰大風揚沙春

秋命歷序曰大風飄石 馬毛五臣縮如蝟角弓
翰曰胡匈奴也礫石也

不可張善曰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
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蹙縮如蝟韋曜集

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
化爲鷹 向曰言天寒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善曰老子曰國家昏
亂有忠臣焉 向曰

猶歲寒然後知 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善曰
松柏之後凋也

爲國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旣死兮神以靈
魂魄毅兮爲鬼雄 良曰殤非命也言以死報

國矣豈 爲非命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 善曰曹植結客
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

洛北荒苑擘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
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翰曰言少年

時結任俠之客爲游樂之
場終而無成故有斯作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閒白刃起

相讎善曰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

越棘也相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准

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間

乃反為鬪而相傷三族結怨 翰曰以錦為帶

吳鈎鈎類頭少曲白刃刀劍之屬此皆言豪俠

士之追兵一旦至負劔遠行遊 五臣作游 善曰

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世祖會追兵至燕

用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鈎可

負而拔 濟曰追兵即邊 去鄉三十載復得還

郡徵兵也故感義而行

舊丘善曰廣雅曰丘居也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

皇州善曰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

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 函谷表裏猶內外也

良曰凡帝鄉四面皆有關也 九塗平若水雙關

似雲浮善曰周禮曰匹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

水傳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

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望之如雲

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銑曰大遠可扶宮羅

將相夾道列王侯善曰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

扶亦夾也羅亦列也 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皆王侯將相之宅 善曰周禮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

之貨張協楔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 擊

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善曰左氏傳曰宋左師每

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積粟萬鐘列鼎

而食西京賦曰方駕授綬鄭氏儀禮注曰方併

也古詩曰冠帶自相索 翰曰貴者 今我獨何

鼎食食必擊鐘亦並車而相尋求也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今我獨何

為增苦感壞洛感懷百憂

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子獨何為楚辭曰貧士失職而

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壞而不

王逸曰坎壞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向曰

百憂言多也

東門行五言

善曰歌錄曰日出東門良曰東都門長安

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善曰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

好射願以射警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

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

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

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為秦孽不可為拒秦之將也

翰曰禽傷於弓惡於聞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弦客倦於別惡聞離聲

零銑曰賓謂送別之人御御車者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善

訣與一息不相知何况異鄉別善曰說文曰息

亦別也一息言少間也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善曰左

誥曰鸚鵡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頽翰曰遙遙行貌杳杳暮也居人掩

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

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善曰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毛詩曰絺

兮絺兮淒其以風毛萇曰淒寒風也良曰梅不可瘳飢葛非寒服言羈客衣食不得其所

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

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向曰不解顏者無樂情也長歌欲自

慰彌起長恨端善曰鄭玄禮記註曰彌益也

苦熱行五言善曰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

曝霜越夷水中藏翰曰謂於南方瘴癘之地盡節征伐而國家賞之太薄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善曰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

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

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銑曰阻阪也赫盛貌為南方之威色

身熱頭且痛鳥置魂來歸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

仰視鳥為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離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為醢向

日飛鳶過熱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善曰王

輿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游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

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散蒸之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礪而衡遊埤蒼曰礪曲岸礪與圻

同翰曰雲潭石圻為湯泉焦煙者日月有恒

蓋熱之甚也雲潭山泉也石圻石岸也昏雨露未常晞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溥雲日月

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

上霧濟曰啟暑之氣上蔽日月而丹蛇踰百

越雋地有漏天冬夏常雨露不乾尺玄蜂盈十圍善曰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曰赤蟻若

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銑曰皆南方有之卅赤踰過玄黑盈長也十圍三丈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五臣作病行暉善曰于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

江水其名曰蜮一日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二名

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

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良曰江中有物名曰水弩於

中流含沙射人之影此障五臣作瘴氣晝熏體商罔言病行客使無光輝也

露夜沾五臣作露善曰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癘風鄣氣宋永初山川記

曰寧州彰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饑上露觸之肉即潰爛向曰瘴氣毒熱氣也

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善曰南越志曰管石縣有銅澗泉源沸涌謂之

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管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

南方有瘴氣晨鳥不得飛翰曰畏毒氣也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

肥五臣作腓善曰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况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濟曰涇瀘二水名具俱也寧

止於病其皆至於死言此**生軀蹈死地昌志登**

禍機善曰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

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

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良曰言使生軀與

昌盛之志蹈此死亡之地也
翻為禍之機兆也登升也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

亦微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女子徵側

反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

還京師朝見位次九卿
銑曰言榮薄賞微危

是國家報爵善作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善曰

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

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

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執素錦綉從

風而弊士魯不得緣衣大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

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向曰小

臣計倪對越王勾踐曰爵祿君之輕也性命士

之重也此言君所輕者尚惜不與士所重者安可望乎希望也

白頭吟善曰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

聘茂陵二女為妾文君作白頭

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沈約宋書古

白頭吟曰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

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濟曰疾

人相知以新聞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善曰朱絲朱絃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

疏越相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

秦子曰玉壺必求以盛干將必求以斷翰曰

朱絲繩瑟之朱絲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玉壺冰取其潔淨也善曰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

東觀漢記段穎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

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向曰言我人情

清直不慙昔特之意而君疑恨坐而相仍

賤恩舊世議逐衰興善曰毛詩序曰朋友道絕

銑曰謂人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善曰李元

世輕薄陵之禍起於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毫之

壘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豐敗成於

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良曰言人之情移縱見瑕隙如毫髮之小則以

為如丘山之食苗實碩鼠玷五臣白信蒼蠅善

大不可勝載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為蟲汗白

使黑翰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皆喻讒佞

也鼠能害田苗蠅能變白黑鳧鵠遠成美新芻

言君心移易亦由讒佞也

前見陵善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

距武也見敵敢鬪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

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濫而食之者以其所

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

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

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

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

處上也蒼頡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

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齊曰鳧

亦鵠類故連言之及黯曰後來者

居上故謂前者見陵芻亦草也

申黜褒女進

班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善曰毛

詩序曰

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得褒姒而黜申后孔安國

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好帝初即位選入後宮

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好居增成舍後趙飛

燕寵盛婕妤好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好充園

陵薨銑曰周幽王黜申后而愛褒姒日以淪

溺迷惑漢成帝去班婕妤好而寵趙飛燕益用嗟

歎稱美此由恣故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善

曰貌曰恭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

呂氏春秋曰所持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

曰貌曰恭

良曰假如深心相賞猶難恃也美

文選下卷

貌外恭豈足憑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善曰列子曰昔人有
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向曰膺胃也

放歌行五言善曰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翰曰敘放臣

之心

蓼來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五臣作排小人自齷齪

初安知曠士懷善曰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不徙葵藿食其美者也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

蓼蟲不知葵董之美言京都貴人競相齷齪以有德者不與已同陰共排弃耳蓼辛菜葵董其

菜也蟲有好蓼者不能齷齪短狹貌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

開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缺拾遺冠蓋縱

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善曰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矣飈與森同古

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良曰素帶紳也飈風也纓冠纓也

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善曰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崔元始

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銑曰鍾夷世不可逢賢君信五臣作言愛才胡

鳴謂暮也

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善曰郭象莊子註曰世

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弘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

也杜預左氏傳註曰猜疑一言分珪爵片善辭

也向曰夷平天君也

草萊

善曰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朝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莊子曰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翰曰士有三言合理片善應時則必分珪與之使辭去草萊珪公

侯所執者爵也則五等爵也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善曰史記曰虞

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

隱晉書曰段匹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

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

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

說既異故具引之向曰言行合於賢主豈惟賜白璧而已亦將起黃金之臺以待焉今

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銑曰君謂被放者疾患時君則無患當今宜去何不行之有也

升天行五言 銑曰

家世宅關輔勝帶官五臣王城善曰關關中也

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東京賦曰然後備聞以建王城向曰勝帶謂勝冠帶時也

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善曰十帝兩都俱謂漢也

耀德翰曰兩漢都兩京各倦見物興衰驟覩十餘帝其中情事盡已知之

俗屯平善曰周易曰屯難翩翩類迴掌恍惚似

朝榮善曰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華朝榮今夕斃濟曰翩翩恍惚謂湏史間窮

也如迴掌之反覆朝榮之開落也榮華也塗悔短計晚志五臣重長生善曰春秋合誠圖

長生之道太一日齊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戒六丁道乃可成

文選卷之八

善曰莊子曰從師不困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困之也楚辭曰與亦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善曰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

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經液經皆在崑崙

五城之內載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註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

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良曰采芝法有五故云五圖出太清金匱記發開也仙經有

九轉金液丹法籥可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以盛書故云隱丹經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銑曰言委任風

雲所之或宿於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郭璞松或行於天

似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

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何曰冠霞冠謂從仙也解玉珮謂去仕也綵閣椒庭皆仙居也飲飲

玉醴也**蹇游越萬里近別數千齡**善曰神仙傳若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

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音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鳳臺無還駕籥管有

二千年矣翰曰齡年也鳳臺無還駕籥管有遺聲善曰列仙傳曰籥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

吹籥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

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昔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籥聲阮籍

詠懷詩曰籥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翰曰有籥史者善吹籥秦作鳳女

詞其上每有籥管之聲**何時與爾曹咏腐共**

吞腥善曰如淳漢書註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良曰一從仙遊永與世隔

文選天卷

不可復與俗輩相會也
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

鼓吹曲 五言 善曰集云奉隋王教作古
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

之短簫鏡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曲 銑曰眺奉隋王教作古人入朝
曲鼓吹短簫也所謂歌軍樂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善曰爾雅曰江南曰
揚州吳錄曰張紘言

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
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

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
居住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淶** 五

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
居住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淶** 五

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
居住麗殊百城 向曰金陵地名 **逶迤帶淶** 五

飛甍夾馳道 善曰吳都賦曰飛甍
揚蔭御溝 舛互前漢書曰太子

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
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註曰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 向曰飛甍屋檐也馳
道天子出行之道御溝長安有之金陵擬而作

也 **凝笳翼高蓋** 送華輶 **獻納雲臺表功名**

良可收 善曰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
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

曰龍輶華轅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

臺解朝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銑曰凝笳其
聲疑咽也疊鼓其聲重疊也笳簫也翼扶也華

輶謂刻畫車之輶也 向曰華臣有功則圖畫
其形於雲臺之上言獻納忠直於君父則功名

可收
錄也

挽歌

善曰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

五言

繆熙伯

善同翰註翰曰魏志云繆又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

所叙述官至尚書先祿勲漢高祖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喪也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也

生時游國都死沒奔中野

善曰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

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

善曰論衡

之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

言黃泉也

翰曰高堂白曰入虞淵懸車息馬

生所居黃泉死所葬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為懸車至于虞淵是謂

曰虞淵日入處言人之死如日沒於虞淵矣懸車息馬不復乘之也

造化雖神明

安能復存我

善曰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

尸子曰其生也存

銑曰我為亡者稱也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

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善曰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善曰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

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玄周禮註曰大貞大

卦也廣雅曰命名也鄭玄周禮註曰大貞大

地考其貞吉嘉善之命云在此中 夙駕警徒

御結轡頓重基 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

基也向曰夙駕早駕也警戒也徒御御車者結連也謂馬轡相連而駕也頓上下也重基山

也謂轎車上下 龍旒 荒 被廣柳前驅矯輕旗 善

於山阜之間 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挾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晉

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

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杠

今之挑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緇題姓名而已不

為畫飾慌與荒同古字通 濟曰禮記云飾棺君龍帷蚤容黼慌慌蒙也前

驅舉旗以引路將啓殯也 殯宮何嘈嘈

中闈 善曰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

遂適殯宮 良曰嘈嘈衆哭聲闈殯宮之

門 中闈且勿謹 五臣 聽我薤露詩 善曰崔豹古

高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高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土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高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高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也 銑曰代歌者

言薤露蒿里 死生各異倫 祖載當有時 善曰范古挽歌詩

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其

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轎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

俱引之 翰曰倫理祖始亡 舍爵兩楹位啓殯 祖載謂移柩車為行之始

進靈輅 音而 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輅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

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輅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

也 翰曰舍置也爵酒器也楹柱也位祭位儀禮云遷于祖用輅正柩于兩

楹間奠設如初靈輅喪車也 飲餞觴莫舉出宿 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濟

飲餞出宿謂相送也言逝者莫能舉 歸無期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 濟

惟祔 祔作社 曠遺影棟宇與子辭 善曰禮記歸期 惟祔作社 曠遺影棟宇與子辭 善曰禮記

註曰祔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 周親 向曰言不復見舊居也祔席也曠猶無也

咸奔湊友朋自遠來 善曰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若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註曰湊眾也論語子曰有朋

自遠方來 良曰皆奔遠至來此相送 翼翼 飛輕軒駸馬 策素騏 善曰毛詩曰乘其四駟載

車輕貌飛馳也駸駸馬奔貌策檜也騏良馬名 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 善曰漢書曰天子按

轡徐行阮瑀七哀詩 故云長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楚

夜臺 故云長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楚

木叢生曰薄子謂亡者謂墳墓一閉無復見明

故云長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楚

夜臺 故云長 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 楚

側念我疇昔時善曰杜預左氏傳曰觀棺也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濟曰送者詞也言疇昔游從之時矣觀棺也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

思濟曰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若此殉沒身之念猶足可收萬世永絕安可思也

易亡救子非所能女夷善曰臣瓚漢書註曰

良曰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含言言哽咽揮涕涕臣

作淚善曰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

向曰含言欲言也哽咽悲哀貌流離淚散貌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善曰長門賦曰涕流

惆悵兮而私自憐素駿佇轡軒玄駟驚飛惆悵痛恨也泰通也

蓋良曰駟駕也玄駟四馬也轡車喪哀鳴與殯車也佇立驚馳也皆葬之儀註也

宮迴遲悲野外善曰儀禮曰遂適殯宮魂曰典起也迴遲迴轉遲留也

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善曰周遷輿服志曰禮

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銑曰魂輿魂車也中有平生冠

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善曰禮記曰孔子

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向曰明器皆象

平生所服御者長旌銘旌也誰為旆者言為王者之

悲風微五臣行軌傾雲結流藹善曰爾雅

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翰曰悲風者聽風有似

助悲故云悲風鼓擊也哀響震雲有振策指靈似傾側故曰傾雲結聚流行藹蓋也

丘駕言從此逝善曰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

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濟曰振舉策鞭也靈丘墓也遊往也言從此一往無復還期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窳其間善曰曹植曹嗇誄曰痛玄廬之虛郭向

貌玄廬謂墓也窳藏也旁薄立四極穹隆放

蒼天善曰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

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銑曰旁薄地之形也穹蒼天之形於壙中

儀象天地也四極四方也側聽陰溝涌卧觀天井懸

善曰古之葬者於壙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

天文天官星古曰東井一名天井濟曰壙中

又作陰溝天井故亡者側聽卧觀之廣五臣宵

涌謂波涌也懸者在於上如懸也廣作壙宵

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善曰張奐遺令曰地底冥

皆夜謂壙中也寥深廓空人往有反

也安可晨不可見明也五臣作返歲我

行無歸年善曰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

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向曰生人

往者皆返其家死者一去無歸生也昔居四民

宅今託萬鬼隣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槐枝名昔為

日鬼門萬鬼所聚向曰四民士農工商

七尺軀今成灰與塵善曰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一棺

之士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金玉素所佩

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

鴻毛今不振平善曰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

毛喻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良曰素

昔振舉也如金玉之珍昔者所佩服如鴻毛之

輕今不豐肌饗螻蟻妍骸善作永夷泯平善

能與舉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莊子將死弟

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

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

爾雅曰泯盡也向曰豐肌妍骸平生之美好

也今以此饗食螻蟻長為夷滅也螻蟻土中蟲

名泯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善曰楚辭曰蹇

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

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

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為鄉使

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翰曰壽堂

祭祀處言祭祀之處獨魑魅與螻蟻爾何怨螭

虛無相延為賓主魑魅邪鬼也螻蟻爾何怨螭

魅我何親濟曰言螻蟻何怨而饗食於拊心痛

荼毒永歎莫為陳善曰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

毒又曰假寐永歎向曰

皆假亡者詞也荼毒苦也

挽歌詩 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善曰古詩曰四顧何

日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嚴

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善曰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

良曰代亡者稱我也遠郊百里也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慈

嶢音堯嶢音高嶢音高嶢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幽室

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善曰字林曰嶢嶢高貌也蔡琰詩曰馬為立踟躕漢

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齊曰助其悲哀良曰幽室墳墓也不復朝無生期也

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銑曰皆歸於此故無奈何向來相

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向

言情有厚薄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翰曰大

雜歌

荆軻歌

七言并序善曰史記曰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劍之燕濟曰

史記云荆軻衛人為燕太子刺秦王不尅而誅於秦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向曰燕丹太子名也丹

祖送於易水上善曰崔實四明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銑曰祖者

將祭道以相送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善曰鄧展

漢書註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良曰高漸離宋如意

皆壯士而軻之友也筑樂器名曰歌曰五臣作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翰曰蕭

也易水水名壯士軻自謂也自言為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井序 齊曰漢書云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

中陽里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謚曰高皇帝為漢之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

銑曰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 悉

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銑曰佐酒助

飲酒也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善曰應劭

漢書注曰

上擊筑自歌曰

五臣無曰字向曰上高祖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

善曰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

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扶風歌

劉越石

善曰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良曰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現擬而自喻也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

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

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筦音管 銑曰廣莫門洛陽城門名謂首發晉都丹水出葛谷

故因言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

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劔戟龍淵太

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 良曰繁弱弓名龍淵劔名謂晉被胡虜所逼意欲掃滅之 顧

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向曰俯仰猶

高下也御猶駕也飛軒
廡宇也言顧見晉宮
據窰長歎息淚下如流

泉繫馬長松下發窰高岳頭翰曰發去烈烈五

作冽悲風起泠泠澗水流向曰冽冽風聲泠泠水聲揮手長

相謝哽咽不能言善曰晉灼漢書註曰以辭相告曰謝劉表與袁譚書曰聞

之哽咽齊曰謂別晉浮雲為我結歸五臣鳥

為我旋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浮雲為我陰

關也我戀宮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善曰占詩曰相去日已遠

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

藏善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麋鹿

遊我前後猴戲我側翰曰羨其資糧五臣既乏

盡薇蕨安可食善曰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藥菜名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善曰楚辭曰攬騑轡而下

節李陵書曰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善曰周易曰君

吟嘯成羣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

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良曰當君子道消之時孔子猶有窮厄此

自慰惟昔李騫五臣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

罪漢武不見明善曰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

之而實執忠信之節欲劫匈奴以報於漢而武

帝不明其心乃誅其親族也我欲競五臣此曲

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善曰宋

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魏文帝雜詩曰弃

置勿復陳良曰此曲則此歌也悲且長言其

心不可迷也弃置之事不可

重陳重陳徒令人心傷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

陸韓卿善曰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

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

歌四篇厥作是歌以刺人情變移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妤坐同車善曰史記侯嬴謂魏

鄙之兵符常在魏王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

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

好同輦載齊曰如姬常出入魏王卧内漢

成帝欲與班婕妤好同輦此皆謂寵盛之時洪

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善曰韓詩外傳曰趙簡

之臺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

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游疑陸誤也

銑曰洪波趙簡子臺也林光秦之殿名歲暮寒

漢因之故曰餘言相與飲宴於宮觀向曰歲暮

颺及秋水落芙蓉善曰爾雅曰荷芙蓉也郭璞

颺及喻年歲催其老也芙蓉也子瑕矯後駕安

陵泣前魚善曰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

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

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罪明古刑字

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
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
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入
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
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
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
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君五臣賤妾終五臣已矣
非安陵疑陸誤矣向註同賤妾終五臣已矣
五臣君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
作畢君子定焉如善曰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
糝天道其焉如翰曰言我衰謝將失子
瑕龍陽君寵不知君王之意竟如何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八

